

# 恩福

信仰在文化紮根

文化藉信仰更新

2003年4月

第三卷第二期 總 7



## 觀點比較

天堂捕影 陳俊偉 1

## 文化與信仰

啓示與文化的分別(下) 謝選駿 4

文化使命與福音使命(下) 呂沛淵 6

從自然主義談起 熊焱 8

## 宗教探究

空與情(四)：  
超越佛智 梁燕城 10

神的愛vs. 佛的空(漫畫) 夏訓智 11

## 當代中國

理性與躁動：

當代大陸青少年面面觀 張路加 12

## 時代議題

反戰？義戰？ 編輯室 15

戰爭·和平·神的國 張牧 18

## 恩福家庭

點滴的改變 趙剛 20

## 風雲人物

船屋的女主人 劉良淑 22

## 封底文

SARS陰影下的反思 蘇卿 26

## 恩福

2003年4月 第三卷第二期 總7

出版者：恩福基金會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P O Box 11066, Torrance, CA. 90510-1066, U.S.A.

電話/傳真 (310) 533-4012

e-mail: theblessingsf@aol.com

Website: bf21.org

會長/主編 陳宗清  
 執行編輯 劉良淑  
 特約編輯 夏訓智  
 行政 林雪騰  
 編輯委員 王忠欣、呂沛淵、莊祖鯤、陳俊偉、  
 陳惠琬、陳愛光、張路加、遠志明、  
 蔡茂堂、劉同蘇、謝文郁  
 (按筆劃順序)

## 恩福基金會

成立：1994年6月

信仰：本基金會篤信聖經為真神啓示，原稿毫無錯誤，是信仰與生活最高的準則，並接受早期教會信經以及近日福音派的信仰告白。

異象：推動文化宣教、耕耘華人心田

使命：人才栽培、文化交流、傳媒事工

董事：駱傑雄（主席）、廖和健（秘書）、  
 許蒙惠（財務）、陳宗清、蘇文峰、  
 謝崇仁、陳永昌、蕭隆昌

本刊自由索閱，索閱單請影印本期24頁

奉獻支票請開：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 本刊有作者署名之文章，文責作者自負，其立場不代表本刊。

\* 本刊保留文章版權，歡迎轉載，請先來信通知。

The Blessings, Vol. 3 No. 2, April, 2003

Published quarterly by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2204 W. Torrance Blvd., #102, Torrance, CA. 90501, U.S.A.

Tel./Fax (310) 533-4012

Postmaster: Send Address Changes to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P O Box 11066, Torrance, CA. 90510-1066, U.S.A.

President/Chief Editor: Grant Chen

Managing Editor: Liang-Shwu Chen

Associate Editor: Harris Ha

ISSN# 1543-0936

## 編者心聲

劉良淑

這一期雜誌編輯的過程中，正逢世局變化莫測，從美國是否會出兵的懸疑，到戰事爆發之初的緊張，再至三週後聯軍意外順利的進駐巴格達，還未來得及鬆一口氣，只見SARS的疫情一天天告急，華人密集的大都會人人自危，香港尤其一片愁雲慘霧。因此，對本期雜誌的內容，我們也一再調整，希望能針對讀者因局勢引發的信仰問題，提供合乎聖經的答案。

「反戰？義戰？」一文濃縮了倫理學者多年來對此問題討論的心得，值得品味。細心的讀者可以看出，根據基督信仰所提出的「公義戰爭」信念，已經深深影響此次美國對伊拉克進軍的作風。這場戰役是否可以算為「公義之戰」，甚至是否應當進行，讀完本篇，可能讀者會對如何下評斷，有更多的考慮。屬於同一欄目的「戰爭，和平，神的國」一文，是恩福神學生張牧弟兄很深的感慨。誠然，從宣教的角度來看時事，並且熱切為大使命禱告，是我們當有的態度與操練。

在文化課題方面，「天堂捕影」是陳俊偉博士為他主編的《靈魂面面觀》一書所寫「死人在哪裡？」文中的一段，我們在此預祝該書未來能順利出版，成為多人的幫助。謝選駿弟兄在「啟示與文化的分別」一文中，所強調的是相對性的文化絕不是啟示的真理，而從猶太人文化借鏡來看，我們要注意，切勿將基督教文化與啟示等量齊觀。

呂沛淵博士在「文化使命與福音使命」的下半段中，清楚指出福音使命與文化使命是一體的兩面，這是很寶貴的觀點；至於如何透過福音來更新華人文化的各個層面，有許多實際的問題與作法值得進一步探索，希望將來有人惠賜這方面的稿件。「從自然主義談起」，是前恩福神學生熊焱牧師在進修教牧博士時，研讀心理學的一些心得，藉這個例子說明，文化更新之路必須要有殷勤研究的工夫。華人基督教界向來對這方面不太重視，因為這似乎對教會的增長沒有直接的助益，但若要改變傳統文化土壤，剷除華人信主的思想障礙，有系統而嚴謹的研究卻是忽略不得。

梁燕城博士的「空與情」進入第二部的內容，探討佛教「空觀」的發展；限於篇幅，本期只能先介紹最基礎的概念，下一期會繼續刊載此一思想在中國的變化。張路加牧師在百忙中為我們撰寫文章，分析現代大陸青年的心態，並作出一目瞭然的表格，可以幫助有心傳福音的人針對不同的對象，思索更佳的策略。

「點滴的變化」是恩福基金會今年一月開始支持的新神學生趙剛弟兄的見證。「船屋的女主人」則是前年四月轟動一時的殉難女宣教士蓉妮一家的見證。在復活節的季節裡，這些美好的故事再次激勵我們去宣揚基督生命的大能！

**聖**經多次提到天堂、地獄、陰間、樂園等名詞，這表明人死了之後並沒有消失，身體雖死，但「人」仍存在，只是不存於人世間，而在眼睛不能看見的世界裡。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是否身體感官消失了，而靈魂卻是活在有意識的狀況下？本文探討人人死後想去的「天堂」，聖經究竟怎樣描述。

[1]

幾乎所有的宗教對天堂和地獄都懷有極高的興趣，因為關乎人死後的去處，也影響人今生當如何生活。有的宗教高舉天堂到一個地步，信徒可以為之做出許多不可思議的事。在基督教歷史裡也有類似的事，有人為了追求天堂而放棄人間的一切。

猶太人相信天堂分成好幾個等級，好像不同等級的旅館，又好像美國的住宅區有好區和壞區之分。每個人在天堂的住處，則根據他在地上的表現而定。也有人認為，不但通往天堂的道路有許多不同的階段，連天堂本身也在不斷的發展和進步之中。另有人（如早期教父俄利根）認為，信徒死後先到樂園接受訓練，之後才逐漸進入天堂。

### 自然現象裡的天

在探討聖經所描述的「天堂」時，我們碰到一個翻譯的問題。希伯來文的 $v'm-yim$ 和希臘文的 $ouranos$ 有時可譯為「天堂」，但在不同的情形之下，也可以譯為「天」、「天空」、「高處」等，其複數型態也是如此，可譯為「天」、「諸天」、「至高之處」等。因此，我們必須先瞭解這個字在聖經裡的各種含意，才能進一步談及所謂的「天堂」真義。

「天」常常被形容為包圍大地的空間（創1：8），有窗戶，可以打開（創7：11），又如窗簾，可以裂開（可1：10）。「天」也與各樣的天象有關（太16：2），如雨（創8：2）[2]、雪（賽55：10，「雨雪從天而降」）、霜（伯38：29，「天上的霜」）、露水（申33：13，「天上的甘露」）、冰雹（書10：11，「耶和華從天上降大冰雹」）、雷電（撒下2：10，「耶和華必從天上以雷攻擊他」）、風（亞6：5，「天的四風」）、雲（詩147：8，「祂用雲遮天，為地降雨」）。

古人把「天」想像為有柱子和根基，被立在地以上。「天」有柱子，會被震動（伯26：

11），有根基，會被搖動（撒下22：8），而震動它、搖動它的正是神。「天」不但是日月星辰所在之處（創1：14；申4：19；賽14：12；摩5：26），顯出它的恆久不變性，也被視為是超越人界的屬靈領域。

### 富有屬靈含意的天

「天」是神的居所，神從天上察看人間的事物（賽63：15；詩14：2；33：14；102：19；申26：15），神從天上降下糧食給祂的百姓（出16：4），神（的使者）從天上直接向人說話（創21：17；22：11, 15；徒11：9），神從天上降火，施行審判（創19：24；王上18：38-39），所以神被稱為「天上的神」（創24：3；代下36：23；拉1：2；尼1：4；但2：37），「天」也成為神的代稱（路15：21；太21：25；23：22），天國和神的國也指同一件事（對照可1：15與太3：17；可4：11與太13：11）。從這裡我們可以清楚看出，為甚麼聖經用「天」來表達神的高超，因為天地之間存在著無限的差距，而神和人之間也是如此；天地之間有著不可跨越的鴻溝，神和人之間亦然；神永遠超越在人之上。

故當聖經論到基督時說，他是從天上降下來生命的糧（約6：32），主要乃是顯明他的生命源自超越的天，與一般人完全不同。復活之後，他升到天上，進入「天堂」（heaven，彼前3：22；來9：24）[3]，高過諸天（來7：26），顯明他得到了超越的榮耀和尊貴。他再來時，將駕著天上的雲降臨（可14：62；徒1：11；帖前4：16-17），顯明他是得到超越權柄的人子。這些描述都在表達「天」的超越性。

# 天堂

## 捕影

陳俊偉

同樣，基督門徒的權柄來自於「天」（徒26：19，「從天上來的異象」），而不是來自於地或世人。信徒是同蒙「天召」的人（來3：1），是「天上的子民」（腓3：20-21），名字被「記在天上」（路10：20），在「天上」有「基業」（彼前1：4），因此他們的使命與人生目標和別人不同。他們領受了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弗1：3），是未認識神的人所不能享受的。

但是，「天」不單是神的居所，也是各樣靈界活物活動的空間，天使和撒旦都在其中活動（參，伯1：6；亞3：1），是善惡爭戰的所在（啟12：7-12）。凡「天界邪惡的屬靈勢力」（或作「天上的邪靈」—新譯本）都是信徒抵擋的對象（弗6：12，NIV直譯），這些邪靈（NIV經文註腳譯為：或作「天上的掌權者」）不能使信徒與神的愛隔絕（羅8：38）。這就顯明了一個事實：「天」的高超是地所不能及的，天上靈界的勢力也不是活在地上的人靠著自己的力量能勝過的，惟有藉著超越人間的勢力，也就是神的力量，才能勝過邪靈的勢力。這便是以弗所書六章十一至十八節所表達「神所賜的全副軍裝」之鑰意。

### 「天」和地的本質和命運相同

「天」並不是永存的，「天」曾經和地一樣被創造（創1），「天」和地一樣也不是永存的，像地一樣，「天」也有被毀滅的一天，那日的來到將如先知所言，「天必像煙雲消散」（賽51：6），「天上的萬象都要消沒，天被捲起，好像書卷，其上的萬象要殘敗，像葡萄樹的葉子殘敗，又像無花果樹的葉子殘敗一樣」（賽34：7）。天和地都有被毀壞的一天，但是天和地也都有被重新創造的一天，那就是新天新地的來臨（賽65：17；66：22），所以詩人讚美神說：「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滅沒，你卻要長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漸漸舊了，你要將天地如裏衣更換，天地就改變了。惟有你永不改變，你的年數沒有窮盡」（詩102：25-27；來1：10-12）。地因為受到罪惡的污染，所以需要更新；同樣，天也受到靈界的污染，因此需要更新。

### 華人的「天堂」觀

這樣看來，華人一般觀念中的「天堂」，和聖經「天」之用語所描述的並不相同。我們把

神的創造分割為不連貫的兩部份，一是人所居住、被罪惡污染的地；一是神所在美好的「天」（或作「天堂」），在那裡有漂亮的雲彩，無窮盡的彈琴鼓瑟之聲，充滿了無比的榮耀。但是聖經卻說，不但地要被震動，連天也要被震動（來12：26），不但天地之內所有的一切都要被火所燒滅，連天都要被廢去（彼後3：7-10）。

民間宗教所盼望的，是一個與地完全不同的「天堂」，他們期待脫離地上的生活，進入天上的天堂，過著快樂似神仙的生活。既然天堂的生活只有死後才能經驗，自然而然，人就會有輕生的心態。然而，如果在地上不能經驗到天堂，為何能相信死後就會有天堂的存在，或能進入其中呢？這樣看來，中國人的「天堂」觀豈不只是內在期望的外在投射而已？

許多華人基督徒對「天堂」的觀念也與一般人並無二致，原因何在？除了民間宗教的影響之外，中國一貫的思想也在無形中助長了這種觀念。從中國古代開始，人們便對「天」產生敬畏之心。「天」高高在上，不是凡人所能觸摸得到的。「天」不但是神明居住的所在，還有天庭的存在。這種思想形成了「天堂」在天上的看法。除此之外，對神的屬性沒有清楚的瞭解，也容易把神想成住在高高的天上，因此「天堂」就成了神所居住的地方，也是神的百姓將來要去的地方。在科學發達的今天，甚至不少人在揣測，「天堂」到底在那裡？在那一個星球？

### 從神的屬性看「天」

神超越整個世界，不被世上空間所限制，如同所羅門在獻殿時的禱告，「神果真住在地上嗎？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況我所建的這殿呢」（王上8：27）。神並不被「天」所限制，祂超越了天和天上的天。天和地都不足以容納神，所以神說：「天是我的寶座，地是我的腳凳。你能為我造哪種殿宇，給我甚麼安息的住所呢？」（賽66：1；參，徒7：48-49）

神不但是超越的神（transcendent），也是臨在的神（immanent），換言之，祂不單在天上，也在地上；不單高高在上，超越整個世界，也無所不在（omnipresence）地臨在祂所創造的世界。神說：「我豈為近處的神呢？不也為遠處的神嗎？……人豈能在隱密處藏身，

使我看不見他呢？……我豈不充滿天地嗎？」（耶23：23-24）詩人體認說：「我往那裡去躲避你的靈？我往那裡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裡；我若在陰間下榻，你也在那裡」（詩139：7-8）。不但如此，對人來說是黑暗沒有亮光的环境，對神來說，「黑夜卻如白晝發亮」，黑暗和光明在神來看都是一樣（詩139：11-12），因為任何的環境神都臨在。神並非遠遠的住在天上，正如使徒保羅所說的，「其實祂離我們各人不遠；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祂」（徒17：27-28）。

既然神不但超越，也貫穿、住在祂所創造的世界裡（弗4：6），[4] 因此，把「天堂」侷限在天上的某個地方，雖然勉強可以表達神百姓將來的福樂，卻限制了神存在的範圍，也把天堂與信徒的關係侷限在未來死後的世界裡。

## 把「天堂」引進今生

當耶穌面對死亡，即將與門徒分別時，告訴門徒說：「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裡去；我在那裡，叫你們也在那裡」（約14：1-4）。這段話頗有把「天堂」，也就是「父的家」形容為居住之宮殿的味道，也有人據此而在今生努力，希望永世可以得到大一點的房子。

可是，耶穌在此的用意，是以生動的描述來激勵門徒，縱然耶穌會被拒絕，喪失生命，地上也可能容不下他的門徒，他們也不需要擔心，因為他們絕不會被拒絕在神之外；人或許會拒絕他們，但神不會拒絕他們。門徒必須對耶穌有信心，耶穌的離開，是為了走在門徒的前面，為他們開路。將來有一天，他會再來迎接他們。在這樣的把握之下，門徒就可以放膽，繼續耶穌在地上未完成的工作。

耶穌用圖畫的方式，生動的表達了超越的神的居所，如同天上的耶路撒冷（來12：22；啟21：9-22：5），是神的慈愛與權能的領域所及之處。[5] 耶穌離世後就是去到那裡。在此，我們不必對「天堂」有太多的揣測，只需要知道，天堂就是神所在的地方，就是耶穌所在的地方，他的門徒都將與他在一起。有一首詩歌說「耶穌同在就是天堂」，誠哉斯言。

今天，耶穌已經藉著聖靈保惠師再次臨到

信徒當中（約14：15-20），要叫信他的人在此生就得到豐盛的生命（約10：10），嚐到「天堂」的滋味。「天堂」不是死後的烏托邦，不是面對死亡時的安慰，更不是像買一個保險。「天堂」乃是從今天開始。我們可以選擇讓自己、周圍的人、家人、親戚朋友更多經歷天堂的生活，也可以選擇遠離天堂的生活。你我可否活在天堂的領域裡，是自己需要抉擇的！

如果我們還在等死後上天堂，就與民間宗教的信徒無異。聖經的觀念卻是，把天堂引進我們的人生裡，今天就經歷天堂的喜樂與福氣，這就是基督教所傳揚的福音。一般人是被動的等著天堂的來到，耶穌基督卻告訴我們，要在今天就主動的進入天堂（天國）；而今天若不進入天堂裡，將來也不會有機會享受天堂的美善。

基督徒的盼望不是離地入天的生活，而是在地上經歷天上的生活，在今生經歷來世的生命；並且我們等候來世完全的降臨，就是從今世進到來世中。差別不是天上與地上，因為天和地都需要被更新；差別乃是在來世（the coming age）與今世（this age）。在基督裡的信徒，不論是醒著（活著）或睡著（過世），都在等候基督再臨時所帶來之來世的榮耀。換句話說，基督徒的盼望不是死後到天上（因為「天」會有毀壞的一天），乃是身體的改變與新天新地的來臨。而在那一天來到之前，所有的信徒——不論死活——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裡面（西3：3-4）。□

本文作者為Fuller神學院系統神學博士，現任普世豐盛神學院教授。

### 註：

1. 本文主要參考C. R. Schoonhoven, "Heaven" in *ISBE*. Vol II, 654-655. 也參考了『證主聖精神學辭典』，『當代神學辭典』。 2. 創8：2：「淵源和天上的窗戶都閉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 3. 和合本聖經譯為「天堂」顯然會引起誤會，特別是在華人的背景裡，這個翻譯容易導致觀念上的偏差，把其他宗教的「天堂」觀移植到這段經文裡。其他版本的聖經，如現代中文，呂振中，新譯本聖經等，都譯為「天上」，顯出翻譯的連貫性。整句經文恰當的翻譯應當是，「基督已經進到天上」。 4. 乃是根據這個前提而產生宇宙萬有最終合一的盼望。參，『證主21世紀聖經新釋』（香港：證主，1999），1295. F. F. Bruce 提供了另一個詮釋，認為在此是指神的百姓而言。參，F. F. Bruce, *The Epistles to the Colossians, to Philemon and to the Ephesians*. NIC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4), 337-338.

今天若不進入天堂裡，將來也不會有機會享受天堂的美善。

# 啓示與文化的分別

(下)

上文作者提到，中國的古文獻有“西方聖者”、“天”、“上帝”、“道”等觀念，因此有人認為《老子》中包含了預表耶穌基督的啓示，儒家的“天”，可與以弗所書中的上帝對觀等看法。但用“分別為聖”的原則來區分啓示和文化才不失本意。基督教與猶太教共同起源於舊約信仰，而猶太教最終是奉文化為信條的結果。

猶太教徒承認：

“《塔木德》就是教導大家遵從大多數人的意願。”這便導致了猶太教徒含誣譏意味的評論：“凡是《聖經》中律法顯得過於簡潔和散亂的地方，如關於安息日的律法，在《塔木德》中都給出了詳盡的解釋，並彙集在一篇裏。不然的話，要理解這些律法是不可能的。”結果舊約信仰演變成了猶太教，《塔木德》具有了高於《舊約》的“解決爭議問題的權威性”。不過，起初並非讓所有猶太社團都接受《塔木德》、認可文化高於啓示，這一謬誤經過好幾百年才定型。

在《塔木德》以文化冒充啓示、讓信仰服從文化的錯誤示範下，十二世紀西班牙出現了一個號稱“第二摩西”的猶太神學家摩西·邁蒙尼德（Moses Maimonides 1135~1204）；十八世紀又出現了一個號稱“第三摩西”的德國猶太人摩西·門德爾松（Moses Mendelssohn 1729~1786）。這些假“摩西”的文化活動，造成猶太教本身分裂為正統派、保守派及改革派，對猶太律法與風俗（如飲食誠命的解釋及遵守）各採不同作風，而歧路亡羊亦是必然。

這種以文化來代替啓示的“發展”，與聖經所啓示的永恆性真理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是“沈淪”，導向靈魂的滅亡：

“我向一切聽見這書上預言的作見證，若有人在這預言上加添什麼，神必將寫在這書上的災禍加在他身上。這書上的預言，若有人刪去什麼，神必從這書上所寫的生命樹，和聖城刪去他的分。”（《啟示錄》22:18-19）

敵基督的猶太人把自己的文藝創作拿來冒充“托拉”律法，並且捧為“更大的教義



書”，就構成了《啟示錄》所指控的那種“有人在這預言上加添什麼”的褻神行為，結果，神果然“將寫在這書上的災禍加在他身上”。

照此看來，啓示與文化的分別為：《聖經》上有的，就是啓示；《聖經》上沒有的，就是文化——哪怕是“基督教文化”如耶誕節禮俗者，只要它不在聖經上，就不能構成上帝

的啓示。基督徒所信的，是啓示而不是文化，即使是“基督教文化”，也不同於啓示，何況各民族的異教文化和人道主義的科學理論呢。

還有一個與文化類似的現象，就是釋經學問題。釋經活動只是信徒對聖經的文化性理解，而不等於聖經本身。因此釋經活動本身雖然是信仰行為，但不能因此就把釋義內容變成聖經的擴充，否則就如猶太教徒把律法擴大為《塔木德》一般。釋經活動是可能發生人為錯誤的文化行為，而且往往具有片面性和即時性；但是聖經被認為是整全的和永恆的；如果神化了釋經學，就無異擴大了《聖經》，而且使早已完成的聖經啓示重新打開，可以加入任何東西，這豈不亂套了？各種假先知、假基督豈不趁機起來弘揚法術？而所謂“文化基督徒”，就可以名正言順地以文化來替代啓示，以釋經來代替聖經。

## 五、聖經啓示不是文化 聖經歷史乃是見證

聖經所記載出埃及、過紅海、降嗎哪、處女生子、耶穌復活升天坐在上帝的右邊審判活人死人等事件，不是符合人文主義和科學主義的物質歷史，而是領受上帝啓示之人的信心歷史，是上帝選民的經典見證。如果有人認為“聖經歷史”只是某個民族或人群的歷史，就是把神的啓示貶低為人的文化。從任何角度看，“聖經歷史”都不是以色列人的歷史，而是神藉著某種歷史在說話。正如《使徒行傳》不是使徒們的個人傳記，甚至《福音書》上對拿撒勒人耶穌的記載，也絕非單純的人物傳記。如此看來，新約與舊約的聖經歷史都是先

知和使徒記錄的上帝啟示，當然也是在聖靈感動下為上帝所作的見證。所以聖經歷史才擁有大量關鍵性的超自然奇蹟，但卻缺乏世俗性編年史式的敘事結構。許多人誤以為只有新約如此，其實舊約也完全不同於編年史，其核心不是科學的客觀歷史記錄，而是信仰的神蹟啟示記錄。

在見證不等於歷史的意義上，耶穌曾經有一段話，是深刻的啟示：

法利賽人聚集的時候，耶穌問他們說：“論到基督，你們的意見如何？他是誰的子孫呢？”他們回答說：“是大衛的子孫。”耶穌說：“這樣，大衛被聖靈感動，怎麼還稱他為主，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把你仇敵放在你的腳下。’大衛既稱他為主，他怎麼又是大衛的子孫呢？”他們沒有一個人能回答一言。從那日以後，也沒有人敢再問他什麼。（太22:41-46）

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至三十七節，及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至四十四節也都記載同樣的內容。而唯一沒有記載這件事的約翰福音，則另有一段進一步的表述，以說明耶穌基督不僅是大衛的主，也是猶太人的祖宗亞伯拉罕所仰望的。

耶穌對猶太人說：“你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歡歡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見了，就快樂。”猶太人說：“你還沒有五十歲，豈見過亞伯拉罕呢？”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還沒有亞伯拉罕，就有了我。”（約8:56-58）

耶穌基督說“你們的祖宗”，而不說“我們的祖宗”，其中的寓意深刻而明白。同時也清楚宣告了：聖經啟示不是某個民族的文化；聖經歷史乃是上帝選民的見證。而基督徒就是主從萬邦中分別出來的選民。因此基督徒要像提燈的童女一樣，時刻儆醒，裝好油料，專心等候主人，不要讓人造的文化侵蝕了信仰之燈，漏空了信仰之油。

對於時刻儆醒的中國基督徒來說，聖經上有關“麵酵與麵團”的啟示具有特別的現實意義。麵酵不妨視作人造的文化，麵團相當於我們的信仰。而可怕的正是“一點麵酵能使全團都發起來。”（加5:9）。讓我們順著這個思路，去體會新舊約中一系列相關的啟示：

“凡獻給耶和華的素祭都不可有酵，因為你們不可燒一點酵，一點蜜當作火祭獻給耶和華。”（利2:11）

“烤的時候不可攙酵。這是從所獻給我的火祭中賜給他們的分，是至聖的，和贖罪祭並贖愆祭一樣。”（利6:17）

“他若為感謝獻上，就要用調油的無酵餅和抹油的無酵薄餅，並用油調勻細麵作的餅，與感謝祭一同獻上。”（利7:12）

“這時，有幾萬人聚集，甚至彼此踐踏，耶穌開講，先對門徒說，你們要防備法利賽人的酵，就是假冒為善。”（路12:1）

“耶穌囑咐他們說，你們要謹慎，防備法利賽人的酵，和希律的酵。（可8:15）

上面的道理對所有民族都是一樣的。猶太人的祖先曾是拜偶像的，信別神的；歐洲人的祖先也曾是拜偶像的，行巫術的；和我們中國人的祖先一樣。但重要的不是我們祖宗的文化，而是我們自己是否還沈溺在前人的文化裏，並企圖文過飾非，用形形色色的別神來冒充唯一的真神。曾經逼迫基督徒的猶太人掃羅在服從了基督成為使徒保羅後，論到舊我與文化的危害時說：

“你們這自誇是不好的。豈不知一點麵酵能使全團發起來嗎？你們既是無酵的麵，應當把舊酵除淨，好使你們成為新團。因為我們逾越節的羔羊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所以，我們守這節不可用舊酵，也不可用惡毒邪惡的酵，只用誠實真正的無酵餅。”（林前5:6-8）

是的，我們逾越節的羔羊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我們為什麼還要人造的文化來混同基督的祭呢？

在使徒保羅看來，混合主義的破壞性後果非同尋常，所以他強調：“我們守這節不可用舊酵，也不可用惡毒邪惡的酵，只用誠實真正的無酵餅。”可見對於基督徒來說，清楚知道啟示與文化的分別，至關重要。倘若以人的文化來取代神的啟示，就自然與救恩隔絕，好像加拉太教會中有些深受猶太教影響的人，企圖以「割禮」來取代「聖靈的重生」，使真理顛倒，教會陷入危機。如果我們錯認了道路、真理、生命的本體，那麼在靈性的迷亂中，又如何到達天父那裏呢？□

作者現居紐約，為自由作家。

在使徒保羅看來，混合主義的破壞性後果非同尋常。

# 文化使命與福音使命

(下)

呂沛淵



若從社會科學來定義，文化是一整合系統，包含信仰、價值道德、風俗習慣、機構制度。然而前文中，作者從聖經啓示來看文化的本質，並以“創造、墮落、救贖”三大主題，來說明“文化”與“文化使命”。

## 何為「福音使命」

神的兒女活在此末世（即主耶穌初來與再來之間），領受了主所頒佈的「福音使命（Gospel Mandate）」，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以下從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至二十節詳論「福音使命」：

### 一、權柄根據

主耶穌從死裡復活，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羅1:4），得勝一切，在凡事上居首位（西1:18），因為父神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超乎萬名之上的名，使萬有無不屈膝（腓2:9-11），使他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連來世的都超過了，又將萬有服在他的腳下（弗1:20-23）。主耶穌是以如此最高權柄頒佈了「福音使命」，換言之，「福音使命」是以主自己的至高權柄為根據，因此是每位基督徒的最大異象與最高使命，人生的目的與意義盡都在此。主的權柄保證了「福音使命」的執行實現與最終完成。

### 二、命令中心

福音使命的中心就是「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十九至二十節主要子句的主動詞是「使……作門徒」，表明福音使命的主要目的是帶領萬民相信主耶穌，成為跟隨主的基督徒。

## 三、實行方法

附屬於主動詞的，有三個現在分詞「去（going）」、「施洗（baptizing）」、「教訓（teaching）」，主導三個分詞子句，來表明達成「使作門徒」的方法途徑：

### 1. 「你們要去」

基督徒要主動往外去傳福音，不可坐在教堂內等人來。要從本地（耶路撒冷）、同文化地區（猶太全地）、異文化地區（撒瑪利亞）、到普世工場（直到地極）作主的見證。教會要全體總動員，成全聖徒各盡其職，裝備每位弟兄姊妹起來，到各處傳福音領人歸主。

### 2. 「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傳福音領人信主之後，要給他們施洗，使他們歸入三位一體真神的名。他們不再屬於自己，乃是歸入神的名下，不再為自己活，乃是為主而活。

### 3.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

受洗後開始基督徒生活。教會要將主耶穌所吩咐的一切話，都教導他們遵行，因為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話。凡主耶穌所說所吩咐的，都記在聖經裡。主耶穌說：「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約5:39），整本聖經就是神的話（提後3:16-17）。

### 4.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主告訴我們，現今世界有結束的一天，並保證大使命必定要完成，祂必要再來。對遵行大使命的人，即認真以「去，施洗，教訓」來使萬民作主門徒的人，主耶穌更應許祂必會一直與他們同在，直到世界末了祂再來之時。

## 「福音使命」與「文化使命」的關係

### 一、五種類型

歷世歷代以來，基督徒對於「福音使命」與「文化使命」之間的關係，有許多探討及意見。參考尼布爾（Richard Niebuhr）在其名著《基督與文化（Christ and Culture）》裡的分析，一般學者將歷代看法歸納為五種類型：

#### 1. 福音抗拒文化

基本上是採取「否定文化」的立場，強調文化的邪惡面，兩極化分「屬靈」與「屬世」；主張與墮落文化完全分離，拒絕參與文



化活動，以脫離世俗污染。例如：早期教會的避世殉道精神，中世紀的修道主義，宗教改革時期的重洗派，直到現代的門諾會與亞米許派（Amish people），華人教會的「地方教會」（或稱「聚會所」）運動。

## 2. 福音結合文化

基本上是採取「肯定文化」的立場，強調文化的主導性；主張福音必須認同當地文化，結合本色文化，全盤吸收與之融合，以脫離外來洋教色彩。例如：早期教會自康士坦丁後教會與政府結合，中世紀以來的天主教教皇制度，政教合一國教化運動，神學上的本色化運動，唐朝時傳入中國的景教。

## 3. 福音補足文化

基本上是採取「成全文化」的立場，肯定文化的良善面，但是指明其不足，需要福音來補全之。例如：中世紀天主教經院哲學的「恩典成全自然論」，耶穌會利瑪竇在中國的傳教策略「以耶補儒論」，民國時代的趙紫宸、吳雷川等。

## 4. 福音妥協文化

基本上是採取「無奈順應文化」的立場，強調福音是與文化對立有別，但是活於今世不得不妥協順應之。例如：基督徒順應民俗活動萬聖節（Halloween），總統候選人為選票贊同墮胎同性戀，基督徒政治領袖參與祭孔、獻花上香拜佛，商人報假帳送紅包。

## 5. 福音更新文化

基本上是採取「改造文化」的立場，同時強調文化的光明面與黑暗面，認為文化受到罪惡的污染墮落，但仍未失去其價值。福音可用來更新改造文化，重建重整文化，使之以基督為中心，恢復其應有的樣式。例如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作為「聖誕節」慶祝基督降生，以取代古羅馬異教太陽神的慶典；在十月三十一日慶祝「宗教改革紀念日」來取代萬聖節的惡俗活動；以基督教追思禮拜取代民間宗教的祭拜亡魂。此立場為一般福音派的立場。

## 二、評論

以上這五種類型的區分，常被學者們用來作為討論「福音使命」與「文化使命」的理論基礎。雖然此「定型分析」有其方便之處，但是這些分析比較仍是停留在表層的現象觀察對

比，區分識別「福音」與「文化」的外顯關係，並未追根究底真正深入處理根本問題。我們必須根據聖經，從救贖歷史的進程，弄清「創造」與「救贖」的關係，追本溯源，才能認清「文化」與「福音」之間的關係。這也正是本文在前面討論的重心。

文化是從創造來看，福音是從救贖來說，弄清楚創造與救贖之間的關係，就明白文化與福音的關連，自然就明瞭「文化使命」與「福音使命」的定位與意義。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福音使命」包括了「凡主所吩咐我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換言之，即教導整本聖經的真理。既然舊約並沒有廢去，乃要在新約裡成全，那麼舊約教導的「文化使命」，也含括在主耶穌吩咐我們遵行的事之內。所以，我們可結論說：福音使命並未廢去文化使命，而福音使命的範圍包含了文化使命的領域。福音更新成全文化、任何今世的文化都需要基督十架的救贖，以脫離罪惡的污染轄制。福音使命與文化使命的目標並無二致，正如救贖與創造是一脈相連。福音將新生命帶給活在偶像文化裡的罪人，讓他們能過新生活，發展合乎真理的文化。福音與文化密不能分，是一體的兩面。

尼布爾式「五類型分析」的基本錯誤，是在前提上將「文化」與「福音」做本質上的區分，將「福音」與「文化」視為兩個不同的實體，來探究二者之間的關係。此「福音文化二元論」導致學者們多方討論其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厚此薄彼，或視為互相抵觸，或視為和平共存。回到聖經，明白「創造、墮落、救贖」之後，我們確知「福音與文化的二元劃分」是不必要且有害的，是人自己加上去的。聖經上說，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開。救贖既與創造一脈相連，福音與文化既是一體同源，則福音使命與文化使命並非各自為政的兩個使命，乃是同一使命的兩層面。如此說來，為了避免誤導說基督徒有兩個使命，也許「大使命（the Great Commission）」或「基督徒使命（Christian Mandate）」是更好的名稱。總而言之，對主基督的教會與信徒來說，「福音與文化」是同一的大使命。

## 結論

起初，神創造天地萬物與人，人按神的形象被造，是神的兒女。祂宣告所造的一切都甚

任何今世的文化都需要基督十架的救贖。

# 從自然主義談起

熊焱



生活在不信的文化氛圍之中，作為基督徒，探討文化和信仰，理所當然就是要把我們的信仰貫注於文化，批判不信的文化，並因勢利導，用基督信仰來引導文化更新。而文化包羅萬象，“人類生活的全部規範性累積”皆可稱之為文化（我的定義），從何談起呢？也許我們可以寫一萬篇文章，談七八十個原則，但如果不深入而具體地探討文化中某個層面，還是談不上將信仰在文化中扎根。本文透過筆者所學的心理治療和輔導談一點點體會，藉以拋磚引玉。

## 何為自然主義？

現代心理學理論不下幾十種，其中大多接受了自然主義（Naturalism）的觀點，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幾百種以上的心理治療和輔導方法，其中行為治療法直接與自然主義發生關係。行為治療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流行，用於治療人心理上的疾病。行為治療法的哲學基礎乃是自然主義和歸納經驗主義（inductive empiricism）。讓我們看看自然主義這個概念。

「自然主義」的哲學觀念，是主張整個宇宙完全由物質和能量所組成，認為自然是全部的實在，超自然的領域是不存在的，否認有諸如天使、魔鬼之類的超自然實體；人類在宇宙世界中完全受自然世界的管轄；自然界的一切都可以通過科學的方法去認識，無須藉用超自

然和非自然的力量。

可別小看這種思想，它的發展極為迅速，表現出各種形態，並滲透到各個領域。在現代各種形形色色的自然主義中，有美國杜威的“經驗自然主義”，胡克的“自然主義人本主義”，還有賽拉斯的“進化自然主義”，內格爾的“結構自然主義”，及柯恩的“理性主義自然主義”等等。自然主義還滲透到文學、美學、及心理學、心理治療等領域。[1]

自然主義既然認定宇宙世界是全然物質的，由物質和能量組成，由自然規律管轄，人完全是自然的一部分，於是就理所當然地用自然研究的方法對人的行為加以分析。人的心智也可次分為各種思想，人的思想可次分為語言，而語言可細分為聲音和語詞，總之，一切都可以細分到一個單一組元。

可別小看這種一分又分的方式，這種思想一旦建立，依此類推，罪（Sin）就可以分割成疾病，再把疾病分割成行為，再把行為細分為完全不能由人負責、純由遺傳因數和環境組合而成的元素了。到此罪就溶解不見了，人也不必負責任。他們的代表人物說得很清楚：“個人並不是原動者（originating agent），而是個綜合體，由許多遺傳和環境湊在一起而形成。”[2]當今各大學裏流行的就是這些思想。

## 如何更新自然主義？

基督徒知道，這種自然主義觀點是與基督信仰直接對立的。我們的信仰是：“起初，神創造天地”，神是創造者（Creator），祂超乎一切受造的自然界之上；同時神按自己的形像造人，人雖然是宇宙世界的一部分，因神賜予人靈魂，人也就具有超越性。人既被賜予靈魂和肉體，就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同時聖經明顯啟示，神也造了天使，而其中出現了墮落的天使——魔鬼。這是我們信仰中的一部分，與自然主義和建立在其上的其他文化領域發生

（續上頁）好。祂與人交通團契，祂賜給人「文化使命」，要人參與管理祂所造的世界。祂愛祂所造的萬物，不斷的護理托住萬有。雖然「墮落」敗壞了人及文化，但是「救贖」應許立時賜下，人盼望等候「女人的後裔」來到，擊敗惡者的權勢。墮落並未使人完全失去神的形像，也未終止文化使命，但是它使人被罪捆绑奴役，人及其文化都陷罪中，倒行逆施。只有在

基督裡，人才能蒙救贖，文化才能釋放更新。

主耶穌道成肉身，為人死在十架完成救贖，帶來救恩。祂以「末後的亞當」身份救贖人類，並成功了「首先的亞當」在「文化使命」上所失敗的。人類得贖與「萬物復興」已經開始，從此祂頒佈「福音大使命」，要神的兒女去使萬民作主的門徒。福音大使命是全方位的，涵蓋人類在世上生活的全部，當然包含文

了直接的衝突。而問題是，信仰怎樣能在這些文化領域中扎根呢？這種自然主義的文化如何藉著信仰更新呢？作為基督徒，我們當如何行呢？

第一，最重要的當然是要廣傳基督的福音。神的道是大能的。聖經告訴我們，拿著聖靈的寶劍可以抵當魔鬼的詭計。我本人深有體會。在沒有讀到聖經以前，對各種學術思想一概接受，並無分析批判能力，覺得兼容並蓄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根本不知錯在哪裡。接受了基督的福音，讀了聖經以後，簡直心裏亮堂。拿起聖靈的寶劍——神的道，對著“自然主義”輕輕一挑，它就立刻原形畢露，讓人不再上當。

具體說來，只要相信上帝創造天地與人類，一定會相信宇宙世界中有超自然的東西存在，也會相信人不完全受自然管轄，人的靈魂乃是超自然的成分。因此，自然主義的思想只有某些成分相對合理，而建立在自然主義基礎上的種種理論和方法，也只有某些成分合理。有了這種認識，我們就不致全盤接受現代各種貫以科學名義的東西，也不至於失喪信心。信心既在，我們就會廣傳福音，進入那些曾經退縮的陣地裏去。在各知識基層持守福音的人愈多，自然主義之類的學說就不會有那麼廣闊的市場了。

### 研究與規正的互為

第二，除了廣傳福音外，還要仔細研究各種學問，用聖經的真理去規正它們。

譬如，要推翻自然主義的理論不難，但要消滅它的影響力，可就得大費功夫。在幾十種心理學理論、和幾百種形形色色的心理治療方法中，立基於自然主義的某些說法固然直接與基督信仰敵對，但是，內中含有許多有趣的、細緻的、合理的成分，包括人格理論的建立、心理意識的分析、行為模式的建立、及具體治

療和輔導的程式方法等等，則不能一筆勾銷。

舉例來說，行為治療法的代表人物艾森克 (Eysenck) 建立了這樣一種人格理論[3]：首先，他把人分成人格上的兩層，第一層，內向/外向層 (introversion-extraversion)，指與人的內向外向有關的性格特種；第二層，神經官能症/情緒穩定層 (neuroticism-emotional stability)，用來指人的情緒變動的兩極，從心情變幻不定，暴躁到穩定甚至有良好的脾氣。艾森克相信這些人格層面由遺傳基因決定。這種概念的提出當然豐富了對人的認識。作為基督徒，我們知道，有關人的論述，創世記給我們的啟示是真理。但由於聖經並不是一本關於心理學的書，在創世記中並沒有成形的人格理論，這就要靠基督徒根據聖經關於人的啟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像而造——建立起符合聖經啟示的基督徒人格理論。

因此，如要更新這一文化層面，只有求神興起祂自己的僕人，既領會聖經真理，又在心理學及心理治療領域頗有造詣，方能有所作為。所以，基督徒大有事情可作，萬萬不可懶惰。

這只是一個小小的例子，在其他文化領域層次，無論大小，恐怕也得這樣來做。求神興起祂的僕人，在各個文化領域和層次彰顯基督的榮耀，引領整個時代。□

作者曾為恩福支持的神學生，現就讀於Gordon Conwell神學院教牧博士班

### 註：

1. 《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年縮印版，“自然主義”條。 2. Skinner, B. *About Behavior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6, p.185。 3. Corsini, Raymond J. & Danny Wedding Editors. *Current Psychotherapies*. 5th ed., F.E. Peacock Publishers, Inc. 1995. 204頁。

參考文獻：Jones, Stanton L. & Butman, Richard E. *Modern Psychotherapies*. InterVarsity Press, 1991。

作者現於北加州基督之家第五家教會，並在海外神學院授課。

### 進深閱讀建議：

Harvie Conn, *Eternal Word and Changing Worlds*. Zondervan, 1984.

Charles Kraft, *Christianity in Culture*. Orbis Books, 1979.

化使命在其內。神的兒女從耶路撒冷直到地極，在各民族中傳揚福音，直到主耶穌再來，引進新天新地。連受造之物嘆息勞苦直到如今，也在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得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受造之物盼望等候神的眾子顯出，使它們也得更新。主耶穌再來之時，就是「萬物復興」（太19:28）完全成就之時。祂必再來，那時就將一切都更新了。（啟21:5）□

除了廣傳福音外，還要仔細研究各種學問。

# 空與情

## (四)

### 超越佛智

梁燕城

作者在第一部中簡述了民間佛教的來龍去脈，以及佛教和道教的鬥爭，佛教對基督教觀點的謬誤。第二部將解釋佛教的核心思想“空觀”的發展，以及如何超越之。

## 第二部

佛學與民間鬼神的佛教不同，是一種對人生變化的哲學反省，也是一種修養工夫的指引理論，在世界各不同哲學體系中，別樹一幟，其思想關鍵在視萬有為因緣所起，本質皆無不變性，故一切皆空，人須以智慧觀空，是一種空觀哲學。佛學研究者常以空觀哲學超越其他宗教，本文研究空的哲思之來龍去脈，並說明它可以是一種人生境界，但決不是終極的境界；人可超越之，而轉入更高的領悟中。

### 原始佛法的核心思想

所謂原始佛法，是指早期佛教經典中的思想，一般是指阿含經等。至於較後期的發展，是小乘佛法，再後才是大乘佛學。這其中已轉出很多的新思想和解釋。佛教哲學的本源，是始於對解脫痛苦的要求；而原始佛教的思想，乃基於一種原初的體驗，就是「無常」與「無我」。

佛教的四法印，為其教義的標準。第一法印為「諸行無常」(Sabbe Samkhara anicca)，即以一切事物和活動都在變他流轉之中。事物是以壞滅(Viparinama)為本質，而人的痛苦則來自執著於一些事情，視之為常恆。例如，以為擁有的錢財權勢為常恆，其實這一切都是無常，隨著時間遷流會失去，而人即因失去所執著的財與權而生痛苦；若能覺悟一切都在變化的真相，不求永遠擁有，即能得解脫。

第二法印是「諸法無我」，「法」(dharma)的意思，據唯識論定義，所謂「法謂軌持」，即是一切事物與道理的總名。雜阿含經十二卷謂「法不離如，法不異如」，「如」是「真

如」，即真相，或宇宙之本來面目，法就是事物總體的真相。所謂「無我」(anatmaan)，即一切事物皆不具「不變的實體」，都沒有其自己本來之性質，而一切構成「我」的東西，都在無常變化中。世間祇是生滅，沒有「不變之真我」作為宇宙的本源或輪迴的主體。人若執著有不變的我，即會因我的流遷變化而生痛苦；若以流動之原義看我，那就是無我，明白此理，才得解脫痛苦。

第三法印為「有漏皆苦」，「漏」是指煩惱，即這有煩惱的世界是有苦，此為現象的描述，而非前兩法印之為根源的分析。法句譬喻經第三云：「天下之苦，無過於有身，身為苦器，憂畏無量。」因有身即有思想為欲求，斷之才解脫。

第四法印為「涅槃寂靜」，所謂「涅槃」(Nirvana)，是吹熄之義，在印度波羅門教聖典的Kshurika奧義書中，曾用這字：「如燈火燃盡而熄滅(nirvana)，瑜伽行者(即修行者)之業果燒盡乃滅。」此中的nir為否定辭，Vana為吹，那吹熄之義，Poussin作「涅槃之道」(木村善堯氏譯，引述自張曼濤《涅槃思想研究》[台北，大乘文化，1981，p11])一書，以其義一是吹熄欲火，即斷除貪嗔癡，二是火滅而入冷靜平和之中，那是對人的無明(即愚昧)、貪欲和執著不斷的否定，達至一徹底空寂心境，則能於一切執著中得釋放出來，而得解脫。「解脫」(Vimoksa)是捨離感官作用，識別作用及一切精神肉體的束縛，此時沒有測量的標準，無須對事物作理論或形而上學解釋，也在生滅死苦以外，於是得到「寂定」，即涅槃，此為佛教之極目的，基本上是出世間法。

從以上所言，原始佛學的精神基本上是實踐性的，求從實踐上解脫痛苦。但它終究必須對宇宙萬有作一說明。為了配合變化無常之教義，原始佛學提出十二因緣，認為宇宙萬法是因緣和合構成，所謂「因緣」，是萬法間的關係，互相依持，所謂「此有故彼有。」(雜阿含經，十二)因著萬法相待的關係，形成一生滅無常的整體法界。而此世界的唯一規律，就是「業」(karma)，業指「造作」，即行為會留下一種餘勢力，而影響和束縛了未來，形成一切的宿命性，這餘勢力形成一切發展之方向與規律，也是一種束縛。

### 甚麼叫「空」？

佛家原始的體驗，為「無常」、「無我」的察識，即世界是流轉變化的，萬物都沒有固定不變本質。人之痛苦在於「執著」事物為不變，欲以此安身立命，結果無常之巨流衝破一切錯誤之寄望，使人陷於無窮之煩惱中。

後期佛家哲學的發展，即在為「無常」與「無我」提供理論基礎。其傾向是對客觀世界作分析，以求說服人接受其解脫之道。其思想方向在拆毀人知識的錯誤觀察（這點與道家相似），而重視一種正確的「觀」法，使萬物在此觀照之中，顯其「真如」（如=as such或suchness，並不是指實體，即不是reality，卻是如其所如的本來樣子），而真如即為一種「無常」、「無我」的變幻無本質狀態，在大乘佛教卻名之為「空」（sunya）或「空性」（sunyata）。

在早期佛教中，「空」並非核心哲學概

念，於《雜阿含》中提到「猶如空舍宅，牟尼心虛寂」（卷三九），以空的房子代表心的虛寂性，又述及「我今於林中入空三昧禪住」（卷九），這是以空來描述禪定。也以緣起說空，所謂「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卷一二）。其後部派佛教也曾發展空的道理。到大乘的《般若經》出，特強調空性為一切法之本，所謂「一切法空相不可得說。」（小品般若經卷一）「空」之概念如何成立呢？佛教自始即把一般理論的知識重點扭轉，一般知識重在先肯定每一事物之獨立本質（特別是西方思維方法更重此），繼而探討它與其他事物之關係；故邏輯先要界定每一件事物之概念，再語此概念的屬性，及與其他概念之關係。但「空」的概念卻先把重點放在「關係」上，無一物能離開關係而獨存，而關係的整體就稱為「因緣」。□（待續）

本文為梁燕城博士對佛教的研究與批評反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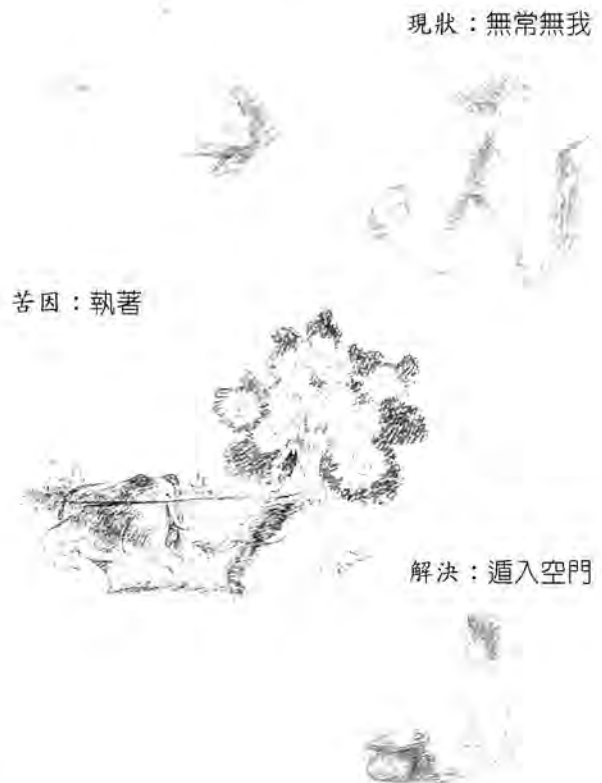
空的概念把重點放在關係上。

## 神的愛 VS. 佛的空 夏訓智

來源：上帝創造萬物



來源：地水風火的組合



# 理性與躁動



## 當代大陸青少年面面觀

張路加

今日的中國大陸，經濟在起飛，社會在改變，環境、觀念、思潮日新月異；傳統的價值和道德觀念，以及家庭和社會人際的結構體系，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衝擊和挑戰。對於生活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的當代大陸青少年，則是讓我們這些才揮別青春不久的人，已是越來越看不懂了。

鄰居家上小學五年級的小艾凌晨四點才回家，兩眼通紅，極度亢奮。他已經在遊戲機房裡泡了整整三天三夜，準備接著在家裡猛睡兩天。用他的話來說，這樣的生活簡直「酷斃了」！根本不在乎我們驚異的目光。他父母稍稍對他提出一些規勸，他就譏笑他們是「蛋白質」（笨蛋、白痴、神經質）。

地鐵站裡，兩個初一的小女生正在眉飛色舞的談論。其中一位收到班上一個男生的情書，另一個非常老到的勸她：「你可千萬不要理他，以後上了大學，機會多得很。不要『拎不清』（指頭腦不清楚）」。

滄桑和世故的語氣，叫人感覺不可思議。

兩位高中生的小說「零下一度」和「黑客攻擊防範秘技」在網上發燒般的流傳，顛覆著課堂裡老師們的權威，也同時述說著新人類不同以往的色彩。自稱「小混混」的高中生韓寒的短文「穿著棉襪洗澡」，更是直接抨擊現代的教育制度，在同齡人中爭相傳閱，一時洛陽紙貴。家長們既以審視的目光打量這位偏科少年，又深為他作品的影響力而傻眼。

大學校園裡，唱歌跳舞通宵達旦，上午九時剛進夢鄉，下午三時才起床的所謂「九三學社」的「天之驕子」們，則嘴裡哼著陳百強的「一生何求」，揮一揮衣袖，滿不在乎的和校園的歲月告別。

那些乾脆輕輕鬆鬆當起「三陪」、「傍大款」的青春紅顏們有些甚至自認是「時尚」的領航人，而許多年青學子未出校門已是「異性合租（住）」、「未婚爸媽」，他們並不在乎周遭人的議論和眼光，用他們的話來說，誰議論誰就是「老土」，誰看不慣誰就有問題，他們的「一往無前」，叫人感嘆「時代真的不同了」。

### 青少年，誰能讀懂？

街頭林立的巨幅廣告中，總是如出一轍的渲染「幸福家庭」的模式：爸爸是商界成功人士，身著筆挺名牌西服，風度瀟灑；媽媽則是年輕姣柔，美艷如花。一家三口的背景是藍天白雲下擁有香花芳草的別墅豪宅，還要加上一輛光可鑒人的豪華轎車。在這種「都市神話」耳濡目染下的年青人，很難不將人生的奮鬥定位在「賺錢」、「當老闆」，成功定位在「香車美人」的層次。

如今的青少年，真能讀懂他們嗎？近在咫尺卻如此陌生，共同的屋簷下卻像是兩個世界，青春之外的家長被成群結隊的問號煎熬和困擾著，而答案卻無處尋找；寬容和擔憂，歡迎和排拒，不聞不問和緊張兮兮，不滿和無奈，最後歸結為放棄和聲聲嘆息。

魯迅先生在六十年前曾說過：「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論？有醒著的、有昏著的、有躺著的、有玩著的，但是自然也要有前進著的。」問題是如果社會充斥著「昏著、躺著、玩著」的青少年們，而醒著的，前進著的反成了少數，而昏著、躺著的還以為自己正在「領航」和「弄潮」，這就有些可悲了。

然而他們當中那些「醒著」的，其觀察之敏銳，思想之犀利，見識之獨到，著實讓人佩服。其老成和理性，也讓人感嘆這樣的年紀已對沈浮的世界有了如此不凡的體驗和閱歷。

一言以蔽之，今日中國大陸的青少年們，渾噩的表面下不乏聲音，躁動的背後閃耀著理性，何去何從？關乎著每一個家庭，也關乎著中國的未來。

大陸不同時代的青年特點淺析

時期	出生環境	人格特徵	文化薰陶	人生經歷	工作特點	今日地位
第一代	五十年在五代已、中學或已參加工作	「長子型」特徵——他們視自己為生命的延續，但已和傳統的中國文化價值意義上的「長子」有所背離	深明大意、承擔責任、維繫家庭、忍辱負重；朝氣蓬勃，有使命感；具有責任感；很浪漫的理想主義色彩	五十年來歷經滄桑，坎坷生路，多次的政治運動使他們心灰意冷，也難以對人抱持信任；但心中的渴望還在	敬業、勤懇、有責任心、忠誠	相當一批人為域中的技術權威
第二代	「文革」時期，中讀後山的青一代	「浪子型」特徵——起大落而變世有些玩世不恭	對傳統文化（歷史、教育、社會、政治、經濟、環境）受最深	「先天不足」（教育/婚姻/家庭）；人生走下坡；自認是「毛的處理品」	有責任感，有進取心，敬業，耐勞，苦悶	份才為多，部成而許力，日企中，量派費不景
第三代	出生於六十年代，受基本政治環境影響	「養子型」特徵——既答國家、師長、恩、又自「價值」、「血緣」（今日之潮流）	匯入現代大潮，出國和「國際化」/現代思潮、保守/開放的交會和撞擊之間	學習、就業上一代順利，不愚忠、執、有反思；但部份目睹中國政治動盪和人生沈浮	競爭、強的「致富念」；是「橋樑型人物」	不少留學海已；許多成中中尚幕；領相
第四代	八十年後的十代之稱新/E.世青年	「獨子型」特徵——自我中心、實食主義、叛逆；一切「相對」	「後現代主義」文化取向明顯，流行「聽歌上網」；同伴認同超越家庭當中有嚴肅思考型人才；對理念、責任無興趣	「一胎化」造成的家中「唯我獨尊」；生活上養尊處優；對中國過去的歷次政治動盪（包括六四）全無概念	忠誠度低、講求及時行樂，工作態度常是「趣味化」/「卡通化」	大學校園或出國留學，大出念小「類族份」迷代；有思想

解讀的嘗試

筆者試著將共和國建國五十年來幾代的青年們的總體特點作一描述和匯總，如左表所示。

觀察自改革開放以來過去的二十年間，中國大陸青少年們的「躁動」與「理性」的現象，是蠻有意思的。一九八〇年四月，年發行量達八千萬份以上的《中國青年》雜誌發表了北京一位青年潘曉的來信「人生的路啊，為什麼越走越窄？」，由此揭開了一場歷時近一年的「關於人生意義」的全國性大討論。一個二十三歲正值花樣年華的女孩，應當感受生命燦爛的時候，卻感覺「剛上路已是盡頭，一切都是那麼絕望」。人生的目的「為革命」的說教太空洞、「為名利」又離尋常百姓太遠、「為人類」則脫離現實，而「為吃喝玩樂」，自己又下不了這個決心。請教社會上的各式人等，也沒有滿意的答案」。最後，她試著在「社會達爾文主義」中尋找出路：人不是根據崇高的道德和信念進行選擇的，而是根據本能。結論只能是：人都是自私的。當然，這又和她以往受過的思想教育衝突太大，以致她的內心極端痛苦，她只能將絕望的心情公之於眾了。沒想到「一石激起千層浪」，竟有那麼多人和她一樣的感受和共鳴。以致最後中央要對這場討論「緊急煞車」，下令要趕緊把討論「引向正途」了。

然而潘曉所引出的問題今天還是延續和徘徊在青年們的心頭，答案似乎仍然那麼遙不可及。一九八三年在《愛國主義教育》中先後出現兩個響亮的名字：張華和張海迪，他們引發出更大規模的爭論，對人生價值和意義作更進一步的思考和探尋。大學生張華為救一個不慎掉入糞坑的老農獻出了自己年青的生命，導致了一場「風華正茂的張華救風燭殘年的老農是否值得」的討論。這場爭論所更表明的，是一貫以來主導青年們的「雷鋒精神」、「為民為集體」的主流思想正接受著「功利」、「個人」的價值取向的嚴峻挑戰和檢驗。

一九八八年，《中國青年》雜誌發表了「我們究竟出了什麼問題——大學生朗朗的述說」一信。這封信在大學生中間引起強烈反響。朗朗的來信揭示了當代青年社會化與世俗化的衝突，表露了他們精神支柱動搖的心態。進入二十世紀的九十年代，青少年追問人生的話題悄悄發生了質的轉換。關於理想、精神層次的追求轉向了現實、個人和功利。他們已經不再問「為什麼」，而代之以「如何活」？

在「出國熱」、「托福熱」、「經商熱」的背後，躁動的一代仍用理性在思索「怎樣生存」的課題。「下崗上船」（指幹個體經營）及「燕南飛」（指前往海南、珠海深圳等地發展）成為青年人指標性的舉動，當然「彼岸永遠比此岸迷人」則吸引著大批的年青學子負笈遠行、飄洋過海；而今天的中國大陸，「白領」、「高級灰領」階層則獨領風騷，傲視群雄，引得無數的「本土」或「海歸」們競相折腰，皆以汽車洋房、經商賺錢為人生最高的享受和境界。即使其中那些慧眼獨具、天資聰穎的「理性」頭腦們，在寫出一篇篇嬉笑怒罵、淋漓盡致的「社會廣角鏡」之類的文章後，還是要坐下來計算一下「商業效益」和個人荷包的進展。理想與現實、理性與躁動、主流與清流，似乎仍是糾纏青年們思考、思索的要素。

### 出路和希望

觀察今日中國大陸的青少年群體，當然也不能和今日整個世界大環境脫節。台灣校園團契前總幹事饒孝輯牧師曾這樣描述過去一百年的世界大環境：前五十年——人類發動兩次世界大戰，自相殘殺；六十年代——人們還在試圖描述戰後重建的美景，但卻立即經歷冷戰與

對峙；七十年代——個人主義盛行的年代，以「嬉皮士」和其後的「耶皮士」為代表；八十年代——質疑的年代，不再談「絕對」和「真理」，一切都是「相對」的；九十年代——解構的年代：傳統的價值觀、世界觀、道德觀、家庭觀的崩解；而進入新一個世紀的今天，在濃濃的「後現代」的氛圍中，在科技氾濫、資訊爆炸的背後，在「世俗化」的洪流底下，在人際關係日益疏離的現象後面，人類正陷入前所未有的文化和社會困境中。面對更加不可知的未來，對人真正的存在價值和意義，卻越發的迷茫和無知。

今日的中國大陸，正是全球大環境中的縮影。筆者十分同意饒牧師的觀點：要尋求青年的出路和希望，根本的解決之道乃在於回歸我們生命和人生意義價值的真正源頭——獨一的上帝。在神—我關係得到恢復之後，才有可能恢復人—我、物—我、自—我的關係，從而真正解決人「為何活」和「如何活」的問題。「理性」與「躁動」，唯有在認識基督耶穌之後，才能真正趨於和諧和寧靜。□

作者現為 Sower International 中國事工部主任

## 一份獻禮



給渴慕聖經真理的人

馬太福音

恩福「今日靈糧」系列

即將於六月中出版

作者：本會會長陳宗清牧師

本書展現他多年鑽研聖經與神學的心得，以及豐富的牧養經驗，帶領讀者深入推敲每一段經文，吸收其中精義。

歡迎以自由奉獻的方式直接向本會索取。  
(定價：美金\$8.00)



# 反戰？義戰？

編輯室

## 歷史背景：

早年在基督徒受國家逼迫時期（公元312年之前），教父中沒有一位贊成戰爭。第四世紀末、五世紀初，神學家安波羅修和奧古斯丁則重思政府的角色，而提出公義戰爭理論。自此之後，同樣熱心愛主的信徒當中，始終有此兩種立場，僵持不下。

## 瞻望未來：

九一一事件彷彿恐怖主義的宣戰告白。美伊戰爭不可能平息全球的戰事，在仇恨與歧見未能化解的情況下，未來數年全球勢必籠罩在各式各樣的戰爭陰影之下。



## 現實鏡頭：

鏡頭一：記者訪問高舉反戰牌的青年。

記者：「若不用戰爭的方式，你認為如何可以解決恐怖主義帶來的問題？」

年青人：「我不知道，但戰爭絕不是答案。」

鏡頭二：布希總統和布萊爾總理面對記者。

布希：「解放伊拉克是一場公義的戰爭。」

布萊爾：「我們已經用盡了外交的一切辦法，現在只剩下戰爭一途。」

## 反戰——實用論與見證論

反對美伊戰爭的大規模示威，幾個月來在全球持續上演，不過反對此戰役的人，未必都可以歸類為「反戰人士」，因為所謂「反戰主義（pacifism）」，是指反對以任何戰爭來對抗不義或邪惡的政權，但這次的反戰風潮，大多數人可能只是反對美國以強國的姿態欺負伊拉克，並且不同意已經到了必須動武的關頭。

真正的反戰主義者乃是抱持極高理想的人，他們反對一切暴力（包括死刑在內），而主張用和平抗爭的方式，來贏得最後的勝利。過去最著名的例子，如甘地爭取印度的獨立，金·馬丁路德爭取黑人的民權。現今如激進的環保人士所主導的綠色和平組織、或某些自願作人肉盾牌者，都可包括在內。[1]

因此，真正熱切反戰的人，為數並不一定太多，而其中則有不少是基督徒。他們明知因著人的罪惡，戰事是不可避免的，但即便如

此，他們仍然反對一切的戰爭。一般反戰人士所執的理由，大部份是基於實用的考量；而基督徒的反戰者更是從見證的角度有所堅持。

### 1. 實用論：

「長期而言，以非暴力的方式應對惡勢力，比戰爭更有效，而且較不至於犧牲人命。」

這個論點的確有其長處，可歸納如下：

(1) 他們常積極提出各種可解決問題的政治途徑。透過研究類型的心理，以及探究非暴力方案的可行性，他們對和平化解國際衝突作出不少貢獻。

(2) 對一個團體而言（尤其是弱勢團體），非暴力的方式常能更有效的達到目標；已有不少成功的實例。

(3) 暴力常會害及人命，深化仇恨，造成冤冤相報。例如，一位過去曾親美的埃及文人，便對此次美國「解放伊拉克」的戰爭非常

不以為然，公開表明今後阿拉伯世界對美國的仇視必有增無減，中東的情勢會更危險。

然而，不少人對這個論點亦從實用的角度作出批判：

(1) 這些人不夠認識罪性的深度，太過樂觀，以為釋出善意終能化解敵意。

(2) 新約不抵抗的命令（如「不要與惡人作對」〔太五39〕）是面對惡人時不指望求勝的態度，和非暴力式的和平抗爭並不相同。

(3) 如此等於承認暴力統治比戰爭還好。

(4) 全球並無一超政府的權力結構可以制止戰爭（聯合國最多只能提供討論平台），因此戰事絕不可能停止。

(5) 此立場誇張了非暴力途徑的功能。在一國之內的團體或許可以透過這方式達成目標，但是國與國之間並無此可能。

## 2. 見證論：

「唯有不用暴力才能反映出神的性情，符合基督門徒的呼召。無論是否會帶來更多的死亡或更大的傷害，報應在神手中。神會以祂自己的方式，在祂所定的時候，彰顯祂的主權（或國度）。」

這個論點是基督徒反戰人士的主要立場，它也有極可貴的優點：

- (1) 比較務實，並不強辯非暴力最有效。
- (2) 這個立場純粹根據神學而來。
- (3) 主張此說的人，對跟隨主非常認真。

然而，這個立場的不全備之處，可以由主張「公義戰爭」的基督徒向他們所提出的質疑反映出來：(1) 「神聖的愛（agape love）」究竟應當如何解釋？愛豈不當包括幫助受害的鄰舍抵抗加害者？(2) 基督徒是否有責任去防止別人加害他人？若不然，我們豈不就在別人的惡上有份？(3) 什麼是教會？教會不應當只是一個出世的群體，高舉世人做不到的標準，而應

當積極去影響周圍的人和公共決策。當然，對以上的質疑，反戰的基督徒根據其神學立場，亦有辯駁之詞。

## 公義戰爭——理由與標準

根據民調，美國人百分之七十贊成此次的美伊戰爭。然而大多數民眾贊成的理由，是否真如布希所言，是為了「公義」？對於何謂「公義」，他們的標準又是什麼？這些都是耐人尋味的問題。如今倡導「公義戰爭論」的基督徒倫理學者，經過對神學與時事認真的研究，提出以下數則公義戰爭的理論基礎：



### 1. 理由

(1) 神是與所有受造者立約的神。世人並不分為站在神一邊、和與神作對的兩類（那是從前十字軍的神學）；每個人都是罪人，然而亦可行善事。

(2) 人與人既會衝突，世界便一直動盪不安。除了個人的罪性使然，社會環境亦會誘人行惡，而團體所受的誘惑有時更大於個人，如：強國想侵佔鄰國的資源，這是戰爭的起因。

(3) 既然戰爭不可避免，基於對所有神造之人的尊重，基督徒有時必須運用武力來保護受侵害的人；因為顧念鄰舍的需要，才能真正表達神的愛。

### 2. 標準

雖然容許進行戰爭，但「公義戰爭」的倡導者也深知，戰爭本身便可能是不義的，因此他們便試圖提出，怎樣的戰事才合乎公義。他們分兩個範疇來探討：(1) 訴諸戰爭的理由；(2) 進行戰爭的方法。

#### (1) 訴諸戰爭的理由：

1. **公義的理由**：包括(1) 保護人民受不義的攻擊；(2) 恢復被剝奪的正當權利；(3) 維護或重塑公平的政權等。

2. **合理的權威**：就是分辨作決定的人是否

能代表公眾的權益，為人民著想。

3. **最後的辦法**：唯有在所有和平的努力均失敗之後，才能使用。

4. **正式的宣告**：例如：正式宣戰，或在提最後警告前宣告戰爭的目標。

5. **得失的權衡**：倘若戰爭的損害超過想要防範的惡，就不宜貿然進行。

6. **成功的評估**：除非對公義的目標有勝算，否則不莽撞行事。

7. **正確的動機**：行動的動機不能出於仇視或報復，而是因為愛敵人、也愛受害者。行動的目標是要達到更美好、更合乎公義的和平。

## (2) 進行戰爭的方法

1. **分辨的原則**：禁止「故意」攻擊「非戰鬥人員」，包括區分何為非戰鬥人員、避免平民的損傷、不攻擊非軍事目標、不利用人質、不虐待戰俘等。

2. **權衡的原則**：在戰爭中要不斷評估，決定使用何種武器或何種戰術便以足夠，儘量避免破壞與毀滅。

## 3. 批判

公義戰爭的立場自然有其長處，如：承認國際之間的衝突無法避免；確認人類會遭嚴重的侵害，唯有訴諸武力才能解決問題；將作戰時會發生的許多情況考慮在內。

然而，這種立場並非無懈可擊。例如：(1)「這是否只成為政府為所欲為的理性工具？」因所有的標準都無絕對準則，有可能成為被利用的工具。(2)「在這個科技時代，是否仍有公義戰爭可言？」核子武器是個明顯的問題，而長程飛彈、化學武器、生化武器等都無法真正分辨對

象。(3)「今天除了抗拒外力的入侵之外，還有什麼戰爭可算公義？」既然現代武器的殺傷力如此可怕，除了自衛之外的理由似乎都嫌不足。(4)「公義戰爭理論所定出的標準是否足夠？」其實這些標準一直在調整之中。(5)「是否應該從公義戰爭的角度來看戰爭？」這是反戰者基於神學而無法認同的。當然，對以上的問題，主張公義戰爭的人士也會振振有詞的答辯。

## 結論

如今反戰與主張公義戰爭的兩個陣營，在立論上都已相當完整。雙方雖然未能互相說服，但卻已達彼此尊重的共識。反戰的倡導者尤達(John Howard Yoder)承認，「除了反戰立場之外，公義戰爭是唯一嚴肅面對戰爭之道德問題的看法。」[2] 而主張公義戰爭的領袖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則寫道：「見證式的反戰主義是基督教信仰的寶貴資產。」[3]

無論我們站在那一方，都應當同樣懷著沈重的心情，來面對這個烽煙四起、苦難重重的世代，並準備付出代價，來作「和平之子」。畢竟，只要是真正跟隨主的人，所要走的都是一條十字架的窄路。□

本文參考Joseph L. Allen, *War: A Primer for Christians*, SMU edition, 2001.

## 註：

1. 採用絕食或和平示威方式等爭取權益的，不一定是徹底的「反戰主義者」，唯有完全棄絕暴力才算。
2. Yoder的立場，參*The Politics of Jesu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2)，尤其第七與十二章，本句出自207頁。
3. 見Reinhold Niebuhr, *Christianity and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Scribner's, 1940)，第5頁。

如今兩個陣營已達彼此尊重的共識。

(接21頁)這時已經參與一些網路辯道的事工，同時也開始閱讀一些神學、護教的書籍，而最重要的是，我發現自受洗以後，讀聖經突然好像能明白多了。另外，諸如禱告蒙應允這類普通基督徒都會有的具體經歷，對我在信仰上的建立亦有幫助。所以，雖然總的來說，我傾向於認為我信主是一個長期、逐漸的過程——這也是為什麼我要從還在國內時的經驗開始講，但是就以上具體的細節來說，我相信是聖

靈所做不平凡的工。

如果讀者能夠從我信主的見證中看到，在這一系列事件的變化和進展的背後，實在是神的手在引導，我的目的就達到了。願一切榮耀和頌讚都歸給神，因為唯有祂才能使人真正地歸信。□

作者為恩福基金會支持的神學生，現就讀於Westminster Seminary。

# 戰爭 · 和平 · 神的國

張  
牧



楔子

九 四年秋天出差到遼寧丹東，趁閒暇之餘，我走到了中朝邊界的鴨綠江邊，想試著感覺一下當年百萬志願軍“雄糾糾，氣昂昂”抗美援朝的熱烈場面。不知是北方的冬天來得早的緣故，還是附近幾座孤伶伶的墳塋提醒了我——那場戰爭曾導致多少父母的兒女永遠躺在了國他鄉的土地上，而那些凱旋歸來的英雄們，在今天和平的日子，可能有某一位這會兒正坐在東北的炕頭上，不停地搓著雙手，發愁著能不能按期領到退休保障金；我感到刺骨的寒冷……。

在美伊戰爭開打的前後，萬萬沒有想到，在這個信仰基礎深厚的國家，許多基督徒在面對所謂“國家利益”受威脅時，竟會選擇先“愛國”後“愛教”的次序。身邊一向都很“基督徒”的同學和教授，一下子變得很“美國”起來；各樣言論絕少從宣教的角度來審視戰爭與和平，彷彿這個話題會有失客觀公正，或不夠學術性。

為什麼在類似這種關鍵的歷史時刻，人會變得如此不可理喻？紐約協和神學院倫理學教授尼布林（Reinhold Niebuhr）在他的經典之作《道德的人和道德的社會》一書中有精闢的闡述：

社會決定是模糊不清的。我們並不是在純真理或純錯誤，善良與邪惡中作清楚抉擇。人與人的關係，在小團體中，我們能

成就高度的道德水準和不自私的愛；但在較大的社會中，在團體與團體發生衝突的時候，道德問題屬於另一境界。社會的關係不是個人與個人的，也沒有當面的接觸；而是以代表著某一利益的發言人來接洽會商。這裡我們看到個人的自我中心，而且還有國家、民族、團體的榮譽。這一種自我尊大的態度並不能以人的良心、好意、或合理化來加以限制或消滅。因為我們對社會的責任是混亂的，我們會因為所屬團體的利益，而變成無可理喻。[1]

值得一提的事，這本書首版於一九三二年。雖然歐洲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重創，美國還在經濟大蕭條中蹣跚，但一股自信樂觀的社會思潮瀰漫著大西洋兩岸的知識界，更有基督教人士津津樂道的社會福音在旁邊唱和，認為靠著人的努力，借助國家組織和社會教育，就可以把天國帶到人間了。人性中根深蒂固的罪惡被忽略或者被輕描淡寫，也沒有幾個先知先覺者意識到正在醞釀中的二戰風雲。

## 福音與刀劍

時過境遷，如今我們又在哪裡呢？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裏德曼（Thomas Friedman）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宣稱，九一一已經拉開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序幕！他認為這場戰爭是以美國為首的“有序世界”（World of Order）與伊拉克和北韓等流氓國家及一些恐怖組織所構成的“無序世界”（World of Disorder）之間的鬥

爭。然而，身為基督徒，我們能否有比“民主、自由、人權”等西方理念更美好、更超越的東西，可以帶給那“坐在黑暗中死蔭裏的百姓”？是否能從更高一層的觀點、以大使命的角度來看世界的局勢？

“福音與刀劍”無疑是一個亙古常新的話題。且把早期的君士坦丁大帝和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先放在一邊，回顧那與我們有切膚之痛的中國近代史。直到如今，中國基督徒仍不得不面對那剪不斷、理還亂的西方宣教士和洋槍洋炮之間的關係。是歷史的誤會也好，巧合也罷，基督教的確曾和帝國主義或殖民主義扯上瓜葛。雖然當時有見地的宣教士已毫不留情地鞭撻這些主義，或儘量避而遠之，但今天的基督徒還是為此背上了不少黑鍋。

## 不愛惜生命的福音鬥士

此刻我的思緒轉向那些在中東地區和其他穆斯林國家工作著的宣教士。他們冒著被驅逐甚至生命的危險，為著神的國而在那裏奉獻和服務。他們包括曾被塔利班政權拘押的美國宣教士葛莉（Dayna Curry）和馬瑟（Heather Mercer），也包括前不久在也門被極端穆斯林分子槍殺的三位南美浸信會宣教士。請聽一聽其中一位遇難宣教士（Martha C. Myers）的父親得知這一不幸消息之後是怎麼說的：“我們很關心瑪莎所照顧的那些人，以及醫院裏其他的病人。現在他們還有什麼地方可去？”

這是多偉大的見證啊！他們是啟示錄十二章十一節的真實寫照：“弟兄勝過它，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惜生命”。特土良（Tertullian）在他的《護教學》中，曾向逼迫基督徒的人寫道：“每當我們被你們射倒，我們就會增長；基督徒的血就成了種子”。[2]

列強的堅船利炮沒有征服中國，但馬禮遜和戴德生用自己的生命所播下的基督之愛，如今還在中華大地上開花結果。美國無與倫比的海空優勢軍可以輕鬆鏟平伊拉克的軍隊，雄厚的財力也足以在戰後的廢墟上重建一個西方模式的民主政體，但一個民族的心靈重建卻遠非易事。若要伊拉克的人民真正脫離仇恨、黑暗，享有從上頭而來的平安，無疑需要千百個「伊拉克馬禮遜、戴德生」，在那裏為基督而奉獻生命。捫心自問，我們是否真正關心在尼尼

微大城（伊拉克北部現被稱作Mosul）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多少萬呢？是否願意成為今天的「約拿」，到那裡傳講神拯救的訊息？

## 為神的國而爭戰

也許只有從宣教及神國度的角度來看，我們才能明白天下興亡事的背後自有神的掌權，因為“王的心在耶和華手中，好像隴溝的水，隨意流轉”（箴二十一1），為要成就祂的旨意。如此，當我們再去思考“戰爭”與“和平”，就可以避免一葉障目，而做到見樹又見林。如今，阿富汗那“永久的門戶”已被舉起（首都喀布爾曾是古絲綢之路上的要塞），如果神再次藉美軍之手打開古巴比倫（今伊拉克）的城門（儘管美國關注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和價值觀），那麼福音沿著絲綢之路上的阿拉伯穆斯林國家傳回耶路撒冷的日子，就更近了。

去年夏天回國內採訪家庭教會，我深深被弟兄姊妹的宣教熱情所感染。從“宣教的中國”那首歌唱起，到“把福音沿著絲綢之路傳回耶路撒冷”之異像的誕生，以及雨後春筍般出現的各類宣教士訓練學校，我分明看到了一頭正在醒來的雄獅，註定要成為一個“猶大的獅子”，而不是羅馬角鬥場上以撕咬吞吃異己為樂的野獸。神曾經在近代史上興起過英國和美國的基督徒，做貴重的器皿，把福音傳到各地，今天，祂也要把福音的棒子交給祂在中國的子民，呼召他們加入宣教的大軍，去完成大使命，為了祂永遠的國！

當許多基督徒在戰爭與和平的議題上仍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時，讓我們把耶穌教導門徒的禱告放在心上：“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但願神興起眾多的兒女，為了祂的國奮不顧身，進行屬靈的爭戰，以迎接那位真正和平之君的臨到！□

本文作者為恩福神學生，現就讀於 Regent University。

註：

1. 亨特喬治，《當代基督教十大思想家》，74頁。
2. 比爾奧斯汀，《基督教發展史》，59頁。

我們是否真正關心在尼尼微大城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多少萬呢？

# 點滴的轉變

前不久，中國福音會的趙天恩博士到我就讀的神學院開「中國當代教會史」的課程。課上討論到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對當代中國人，特別是知識份子的影響。當時趙博士的觀點是，這件事使中國知識份子非常震驚，從而也對政府所倡導的主流思想，甚至傳統的中國儒家文化，都開始進行徹底的反思。因為，一個號稱是為人民服務的政府，何以竟把槍口對準人民？一個倡導仁愛的儒家文化，何以竟能產生、容忍這樣的政權？但是，有幾位同學卻對此持不同看法，認為政府的鎮壓並不是太令人意外的事。我當時也是這麼認為。因為我覺得，一方面，從父母輩的經驗來看（經歷過若干次運動以後），政府最後的鎮壓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從中國的歷史來看，帝王對反對者的處理也多是血腥收場。當時趙博士的回應是，不錯，從歷史事實來看的確如此。但是就知識份子自覺、有意識的反思而言，則可說是從六四以後才開始的。過後，我仔細回想自那段時期的心路歷程，發現不無道理。

## 憤世嫉俗與玩世不恭

我八八年進入北大，所以八九年的事情多少也經歷了一些，之後不免與同學朋友私下討論，再加上對社會上腐敗陰暗面的觀察，如果說有所反思，倒也並不為過。固然，對歷史事實我們有無可奈何的冷漠，但對事情是否非如此不可，多數人多少還是有懷疑。當時有人也許因為與外界接觸，而產生一些盼望，但就我個人來說，這種冷漠和失望所釀造的，並不是鬥士式的衝動，因為我們當時對所謂的學生領袖、民主人士等也相當失望，認為他們因憤世嫉俗而產生玩世不恭的心態，素質並不足以擔當重責大任。

後來我接觸到法國存在主義，如薩特、加繆等人的思想，雖然並不深入，但對其關於存

在本身的荒謬性等看法有很大的共鳴。所以有一段時間，我的思想可以說很灰暗，覺得人與人相異無幾，換個人在政府的位置上，說不定還更殘忍、更血腥。順著這種思想走到後來，我開始對佛教產生了一些興趣。但是感謝主，祂只是藉著這些世俗的學問把我的眼界打開，卻保守我並沒有完全被它們擄去。

憤世嫉俗比較容易，因為看出別人的錯誤並非難事；但要看到和承認自己也是應當被憤和被嫉者，就相當困難了。我不能完全清楚說出自己是如何從“世人皆醉我獨醒”的心態，走到“我原來也不是什麼好人”這一步。總的來說，我想並不是某一件事或者某個特別

的經歷使然，而是神藉著一系列、一點一滴的小事讓我逐漸發現，原來我內心也有許多骯髒的東西。當然，這不是說我已經認識到聖經中所講人人都是罪人的觀念，因為一方面，許多我認為不對的事情，比如自私、欺騙等，固然也是聖經所反對的，但另一方面，許多我當時認為對的事（比如一般的宗教行為），其實也不為聖經所贊同。同時，雖然有人可能因著神普遍的恩典而認識到自己的罪疚，但若沒有經歷神特殊的恩典，也只會從憤世嫉俗滑向玩世不恭而已，就好像自卑和自傲一樣，這兩種態度常常只是一體的兩面，並沒有本質的區別。

## 愛心的感召

感謝神，祂沒有任憑我在玩世不恭的方向繼續滑落，而把我帶到了美國，讓我可以認識主耶穌的福音，這是在國內還不容易接觸到的。

到美國不久，很快就有校園的福音團契找上了我。不過最開始向我傳福音的，是李常受召會的信徒。我存著很好奇、帶著觀望的態度，參加了一些他們的活動，結果他們的聚會方式未能讓我產生興趣。太情緒化的形式、對



聖經如幼稚園般的頌讀、幾近功利性的見證分享，都讓我覺得毫無意義。但另一方面，因著我在國內開始涉獵宗教問題，所以與他們多少還保留著若即若離的聯繫，想“看看基督教是怎麼回事”。

後來，為了練習英文口語，通過學校的國際學生友誼夥伴計畫而接觸到羅阿姨(Margaret Luo)，她來自正統信仰的教會。她發現我對基督教信仰持開放的態度，相當驚訝。對我來說，羅阿姨所講關乎信仰的事似乎顯得較具意義。她雖然同樣肯定聖經的重要性，鼓勵我有空讀一讀聖經，但並沒有要我拿著一句經文和尚誦經似地唸來唸去。這樣我就離開召會，來到了羅阿姨所在的爾灣迦南基督教會。那時我到美國其實才一個月左右。

不久羅阿姨就離開，去了宣教工場。她把我介紹給了教會的傳道人陳叔叔和陳阿姨(Peter & Teresa Chen)，他們負責剛剛成立的學友團契。這是一對很可愛、單純愛主的傳道人。他們的服事並沒有什麼高言大志，只是憑著單純、誠實無偽的愛心。這種愛心立刻讓我產生了很大的興趣。參加多次活動以後，我逐漸從道理上知道這種愛心應該是基督徒真實生命的流露，但仍將信將疑。當時教會的帶領人徐華醫生(前紐約大學的醫學教授)對信仰在思想層面上下過很深的功夫，正好滿足了我在這方面的需要。當徐醫生說人人都是罪人時，我心裏是舉雙手同意；然而當他說耶穌基督是拯救，能夠把我們從罪中拯救出來，對這一點我卻不能很快地相信接受。所以我在救恩門外徘徊了相當一段時間。

### 半推半就的禱告

我決志的過程有很大的偶然成分。當年，大約是感恩節的時候吧，教會離開城裏到一處退休營地舉辦了一個福音營，徐華醫生是主要講員。他的講道很清楚，也很有說服力。只是我是比較屬於那種“不到黃河不掉淚”的死硬派，所以呼召的時候沒有舉手。陪我們一起上山的陳叔叔陳阿姨很著急，他們覺得我既然已經承認自己是個罪人，怎麼偏偏還老不舉手？苦口婆心勸了半天，還是沒有用。

當時福音營還請了另外一位講員來講科學與信仰的專題。她演講時，舉過了一些天文物理方面的例子來說明神的創造。話說回來，我

是學物理的，而從物理的角度來說，我覺得要相信有一位創造者是很容易的，因為研究到最後，宇宙設計的可能性要比演化的可能性合理得多。這也是我與其他一些學物理的同學類似的感受。這類人如果不信，或者是因為被更深刻的哲學前提所束縛，或者是出於對創造的神與耶穌基督如何聯繫起來的疑問。因為我是學物理的，所以這位講員講的一些事情，在我看來可以講得更好。當時陳叔叔陳阿姨拉著我和這位講員私下談了很久，聽到我的談論後非常興奮，認為我實在應該決志了，於是一定要請那位講員帶領我做決志禱告。我雖然心裏不是很甘願，但是礙於面子，半推半就的做了一個禱告。當時我安慰自己說，雖然我不太相信耶穌真的可以把我從罪中拯救出來，但是看看這些基督徒的人都還不錯，好歹可以試一試。於是就這樣決志了。

雖然在我來說，決志好像並沒有什麼太特別，但在陳叔叔陳阿姨看來，這卻是很重要的一步，所以他們積極地鼓勵我受洗。他們給我打過很多次電話，特別是陳阿姨，幾乎說是使出了渾身解數，電話交通有時可以一次就是一兩個小時，指望可以說服我明白受洗的重要性。但當時一方面我自恃學問比她高，與她辯來辯去，看她窮於應付的樣子覺得滿好玩的，另一方面也想試試基督徒的忍耐和愛心究竟是不是真的。感謝神，一方面保守了祂僕人的忠心，另一方面或許看我在罪中墮落的時候夠久了，在一次與陳阿姨的電話交通中，神突然讓我看見這種半戲弄的心態是何等的可恥，同時也有一個聲音在我心裏很清楚地說，你若真的要在這世上追求真誠的愛心，眼前的若不是，還有什麼呢？我被自己的這種羞恥感所震撼，也被這聲音責問得啞口無言，沈默了半晌以後，突然打斷陳阿姨的話說，我願意受洗了！於是我就這樣成為了一個基督徒。

### 堅定的委身

或許有人說，我的決定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情感的一時衝動，並不一定是因理智的明白而導致意志的委身。的確，我在理智上對信仰更清楚、全面的整理，其實應該是發生在一年半以後，在唐崇榮牧師所舉辦的歸正學院的課程中。但反過來說，我到歸正學院的時候，信仰已經有了一定的根基。一方面，我(轉17頁)

你若真的要在這世上追求真誠的愛心，眼前的若不是，還有什麼呢？

# 船屋的女主人

劉良淑

華人文化向來缺乏「饒恕」的觀念，更少人實踐這種美德，因為真正的饒恕源於十字架，惟獨從上帝而來。

這對宣教士夫婦並非突出人物，但吉姆在喪妻之慟中自然流露出饒恕的精神；他們的平凡更襯托出基督信仰的不平凡。

## 空中的意外之災

蓉妮 (Veronica Bowers, "Roni," 1965-2001)，這位明亮、活潑、有感染力的姊妹，亞瑪遜河上別緻船屋的女主人，在她的笑容還深印在秘魯蜿蜒河道的兩岸時，卻被一顆貫穿心臟、又射入她懷中嬰兒頭部的子彈，猝然奪去性命。

這位兩個孩子的母親，當時坐在載運宣教士的小型水上飛機，再一小時就將抵達船屋了。但秘魯空軍誤以為這架飛機屬毒梟所有，因而開火，將它擊落；幸虧駕駛員（宣教士克文）在腿部中彈後，仍然勉力從四千呎迫降至河上，同時她的先生吉姆奮力滅火，飛機倖免爆炸。

二〇〇一年四月二十日發生的這樁烏龍事件，不久即為媒體廣作報導，一方面因為它牽涉到CIA與秘魯政府剿毒措施的程序，構成國際問題，另一方面，這對宣教士特殊的船屋生活，以及吉姆在喪妻之慟中展示的饒恕精神，更引起大眾的好奇。

## 青春洋溢期

十歲的時候，蓉妮和全家一起在維州的一間浸信會受洗，從此活躍在教會中。儘管身體從小容易過敏，她卻喜好運動，凡事要強，衝勁十足，是天生的領袖。還沒有踏進大學之門，她已經向媽媽表明，將來要作宣教士。她很肯定這是神的呼召，也十分認真，若有男孩要求與她約會，她只提一個問題：對方是否將來願作宣教士？否則免談。

然而，神很早就給她開了婚姻之門。在聖經學院裡，她遇到了高一班的吉姆 (Jim Bower)。這位從小跟著宣教飛行員父母在巴西亞長大的帥哥，有心跟隨父親的腳蹤。為了籌措最後一年昂貴的飛行學費，吉姆未完成學業，即提早入伍。為了配合軍隊的調度，這對小情人決定先結婚，暫時輟學。軍旅生涯帶他們到了德國，吉姆學習了許多機械技能，小倆口假期遍遊歐洲。蓉妮並未閒著，不單在德國



的軍眷教會參與各樣事奉，還發揮她的教育專才，在教會成立基督教學校，影響了好些孩子。

退役之後，兩人復校完成學業。但吉姆發現，服役和半工半讀的存款，仍不足付飛行學費，只得忍痛放棄作飛行員的素願，可是南美的宣教工場依然在向這對年輕人招手。在加入差會 (ABWE) 之前，他們訪問了秘魯，當地赤貧民眾身心靈的需要，立刻抓住了蓉妮的心。回到美國，在尋求教會支持的一年中間，她經常流淚為秘魯人禱告。

## 船屋的夢

這對宣教士候選人從德國軍眷教會、雙方父母在密西根和佛羅里達州的教會、北卡母校附近的教會，不久便籌足了經費。蓉妮和吉姆有一種特質，很自然便能招人參與他們手邊的工作。還未踏上宣教之路，他們預想在秘魯最有效的生活方式，是住在船屋中，這樣便能照顧亞瑪遜兩岸許多的村落。他們使母會（密西根Muskegon的迦略山教會）許多弟兄姊妹都興奮起來，與他們一同設計、幫忙訂購材料，最後有些人甚至親自到秘魯，去幫他們蓋造。

蓉妮心中有一個隱痛，就是結婚多年，她仍然沒有懷孕。她何等渴望作母親！最後，他們決定領養。就在向南美出發的前夕，他們得知好消息，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九日，這個家庭多了一個成員——兩個月大的男嬰克瑞。

宣教士的第一步總是學習語言，他們的學校在哥斯達黎加。適應新環境、頭一次作母親、加上學語言的挑戰，都沒有難倒蓉妮，因為她總是認為沒有作不到的事。這段期間，她發現自己居然懷孕，但喜上雲霄的心情不到兩個月，就因流產而掉入低谷。雖然她在讀經筆記上一再確認，神為祂兒女所預備的都是上好的，然而她悲傷的情緒不易控制，至終經過藥



物的幫助，才通過沮喪的幽谷。但是她的信心始終沒有動搖，雙腳依舊踏定在宣教的路上。

### 亞瑪遜河上的明燈

到了秘魯工場，經過一年多的努力，自製的船屋終於在一九九七年完成。在這座內部與一般家庭相仿的船屋中，訪客經年不斷，短宣的隊伍、國內的支持者、加上平時秘魯人的進進出出，他們的家居生活幾乎完全透明，但蓉妮毫不以為意，她完全不受美國式穩私的觀念束縛。雖然她儘量保持船內的整潔，但也不介意與欠缺衛生習慣的當地人來往。秘魯人被她的愛溶化，很快把她當成自己人。他們夫婦經常巡迴各個村落，吉姆帶領教會的聚會、訓練同工，蓉妮教導婦女和兒童，有時也為病人作初步的醫護。兩人在工作上最佳拍檔。

船屋在起伏不定、偶有風暴的亞瑪遜河上，經常需要維修，吉姆的機械訓練正好派上用場。克瑞到了上幼稚園的年齡，蓉妮又把船屋變成家庭學校，一板一眼的認真教兒子。就美國的標準而言，船屋十分簡單，但對照當地人的生活，已可算是奢侈。他們夫婦感到最難拿捏的，就是「給予」的問題；什麼程度才適當？怎樣才不讓當地人過份倚靠「白人老大」？

克瑞到了需要玩伴的年齡，成天生活在船屋中，四處游走，他不容易有朋友，於是蓉妮開始考慮，是否該領養另一個孩子。一九九九年年底，小女兒查樂蒂（Charity，「慈善」之意）成了家中第四名成員。為了取得秘魯的居留權，她需要辦一些手續。等到終於辦完，可以回家時，神卻把這對母女同時接到天家去了。

### 鱷夫的救兒

當時火未全滅，飛機已經倒栽在亞瑪遜河上，吉姆連忙叫克瑞跳水，又將蓉妮母女拖離現場，並幫助受傷的駕駛員克文，手忙腳亂之間，遠處駛來一艘船，原來是附近的村民目睹整個經過，趕來幫忙。幸好這間小村落還有電訊，吉姆能在失事一個小時後便與總部聯絡上。克文腿斷了，不住流血，當地設備不足，無法止血。吉姆總算說服當地人，立刻將他送

到幾哩外的鄉鎮。蓉妮母女暫時置留當地的學校。

吉姆的傷慟自是難以言喻，可是他沒有埋怨：「神，為什麼？」他滿心知道，蓉妮與查樂蒂此時已在天家。他擔心是否在他們出發之前，飛機被人植入毒品，而消息傳到軍方，才引來這場災殃。當地的教會警覺起來，把飛機拖上岸，晚上輪班看守，恐怕有人作手腳，以致給宣教士帶來麻煩。雖然吉姆井井有條的處理繁瑣的後續事件，他的忿怒與憂傷也形之於色。這件事根本不應該發生。CIA的飛機稍後曾盤旋在上空，他估計美國政府也有責任。

幾個小時之後，鄉裡的警察來到，用質詢的口氣調查事件，要接管屍體。但吉姆強力辯稱，這件事牽涉的範圍遠超過當地警察的權限，而且那裡沒有冷藏設備。四小時之候，軍方和美國毒品管制人員才來到。終於，他們可以搭機到鄰近的Iquitos城去。在飛機上，吉姆摟著克瑞，感謝神給他留下一個親人。突然，他想到七歲的克瑞還沒有正式接受耶穌作救主，或許這是神留下他的原因。他再次向兒子講說福音，但克瑞還不願作決定。兒子仍不是基督徒的事實，頓時讓吉姆從新的觀點來看這整件事。

在Iquitos，秘魯政府起初用辦案的態度來盤問吉姆，讓他非常生氣。但後來，他也盡力配合，並且藉著說明自己的工作，趁機向這群辦案人傳講福音。在整個過程中，他只希望能查明原因所在，讓這類錯誤不再重演，卻沒有要求懲辦失職人員。送他們上飛機之前，負責調察的秘魯上校再度好奇地請吉姆解釋，人怎麼能不管作過什麼事都得到神的赦免。他對白白的恩典大惑不解，說：「我無法相信。我太壞了。」不過在道別時，他擁抱吉姆一行人。當初七個小時的審詢，雙方以互不信任與心存敵意開始，如今因著基督的愛，卻能以擁抱作結束。

回到美國之後，媒體對他不追究的態度相當好奇。吉姆說，答案很簡單：「神對我的赦免這樣浩大，我怎麼能不赦免他們呢？」吉姆和克文聯名送聖經給擊落他們軍機上的人員，扉頁寫著：「神豐富的恩典裡有赦免之恩。」



吉姆不單成為媒體爭相採訪的對象，也受到布希總統的接見，有如英雄人物。

## 因信仍然說話

在追思禮拜上，吉姆提到蓉妮生命的許多特質。她非常有愛心，接受每一個人；她十分謙卑，從來不居功；她盡力做好每一件事；她視克瑞如同己出，教子有方；她是很好的老師，深受學生愛戴；秘魯的婦女都愛她。在十五年的婚姻生活中，他們經常一起晨更，夫妻關係堅固又甜蜜。

這個悲劇從人看來毫無道理，但是吉姆說，從事發以來，他的內心雖然難過，卻一直非常平安；他也求神讓這平安不離開他。從事奉的經驗中，他發現，神常用意想不到的危機來喚醒人，並成就許多美事，就像這一次，祂使蓉妮的突然離世，讓宣教事工又一次成為全世界許多人注目的焦點。他相信，蓉妮不會為他和克瑞而憂傷，因為她知道他們的痛苦和難處都很短暫，而且神會賜下聖靈和眾肢體來幫助他們。

深知蓉妮的吉姆相信，此刻這位船屋的女主人會在天上說：「靈裡沈睡的人，醒過來吧！」「所有的人，拜託拜託，千萬不要再對永恆的事隨隨便便了！」□

本文取材自Kristen Stagg, *If God Should Choose*, Moody, 2002.

## 完全赦免七要素

1. 不向別人傾吐。  
(例外：尋求輔導，或法庭作證)
2. 不使對方懼怕自己。
3. 不令對方感到內疚。
4. 給對方留面子。
5. 保護對方不受傷害。
6. 持續保持以上心態。
7. 為對方作祝福的禱告。

徹底的赦免不可能出於人自己，  
乃是神的作為。

摘自R. T. Kendall, *Total Forgiveness*,  
Charisma House, 2002



## 恩福基金會近況

- **新編委**：歡迎陳俊偉博士加入本雜誌的編委行列。
- **恩福家人小聚**：洛杉磯附近的恩福家人，三月八日在董事蕭隆昌的家中小聚，分享近況，並且就如何向華人高級知識份子傳福音，進一步交換意見。
- **贊助北美華人基督徒學會第八屆年會**：今年的年會將於六月六至九日在洛杉磯富勒神學院舉行，本會除了金錢的支持，並將配合會後的跟進工作。
- **《恩福今日靈糧：馬太福音》將於六月中出版**：去年九至十二月在網上「每日靈糧」登載的靈修材料即將出版，歡迎向本會索要，詳情請參14頁。
- **神學生近況**：六月有兩位神學生畢業，陳沐將在一間教會實習牧會，張牧將在一宣教機構配搭實習。現於哈佛就讀的陳益弟兄，今秋將赴英國，繼續攻讀博士。
- **畢業生動態**：熊焱弟兄已加入美軍軍牧行列，五月將遷去德州。

## 索閱單

(請複印後填寫，寄回本刊)

稱謂  Mr.  Mrs.  Ms.  Dr.  Rev.

收件者(中文) \_\_\_\_\_

(Name) \_\_\_\_\_

(Address) \_\_\_\_\_

(City) \_\_\_\_\_ (State) \_\_\_\_\_ (Zip) \_\_\_\_\_

(Country) \_\_\_\_\_

(Tel) \_\_\_\_\_ (Fax) \_\_\_\_\_

(e-mail) \_\_\_\_\_

《恩福雜誌》每季出刊，一年四期的出版及郵費成本約15美元。歡迎索閱，並自由奉獻。

奉獻支票請寫給：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請寄至：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P O Box 11066, Torrance, CA. 90510-1066, U.S.A.



恩福基金會將開立免稅收據。





(接封底)

其實，比起十四世紀肆虐歐亞、造成四千萬人喪生的黑死病，這次SARS的防治顯然好得太多。最早的病例可能於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出現，今年二月二十六日，世衛的醫師Dr. Carki Urbani便在越南河內提出報告，指出這是新病毒的流行（可惜他本人敵不過病魔，已於三月二十九日過世），而全球共同嚴加防範的結果，更使得疫情相對受到控制。



只是對疫區的人而言，SARS仍舊是可怕的敵人。台灣尚未傳出死亡記錄，但一名SARS病人的醫療費竟高達台幣百萬。第一線的醫護人員所承擔的壓力難以想像，他們不單每天要面對遭感染的可能性，而且工作超時、超量；試想，一旦醫療防線缺乏人力，產生破口，病情是否會失控？SARS潛在的危機不可輕忽。



香港和北美的一些基督徒，三月底、四月初發動了禁食禱告，呼籲神的兒女為華人各樣的罪獻上悔改的禱告，並求神憐憫，緩和SARS的擴散。有人列出悔改的項目，除了為民族遠離神、教會不忠心、個人的虧欠認罪之外，還包括為華人的飲食文化懺悔，如：貪吃饞嘴、任意宰殺動物、疏於衛生管理、污染大自然等。雖然SARS的起因是否與此有關，無人能斷定，但由聖經的啟示可以看出，神對祂兒女的飲食與衛生的確十分看重，甚至與祂的聖潔相連 [1]。在SARS防治中必須格外注意的「潔淨」環節，顯然合乎神的心意。





從前猶大的先知哈巴谷曾看見神榮光顯現的異象，他指出一個特別的情景，就是在神面前有瘟疫發出。若翻閱舊約便可發現，神會直接用瘟疫來審判祂的百姓。在曠野的四十年，有一次因百姓埋怨神，不服摩西的帶領，瘟疫立時發作，等到亞倫拿香爐跑到會眾當中，已經有一萬四千七百人喪生。[2] 還有一次，他們受米甸人誘惑去拜偶像，犯淫亂，結果受到神的刑罰，遭瘟疫而死的有二萬四千人。[3] 大衛王後期心高氣傲，神也沒有放過他，降三天瘟疫之災，民間死了七萬人。由此可見，對神的選民而言，瘟疫的出現無異代表神的刑罰與管教。但是，施罰的神有如痛心的慈父，用意是要祂的兒女回轉，成為聖潔。



所以，先知哈巴谷如此禱告說：「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也不力，田地不出糧，食圈中絕了，羊棚內也沒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神喜樂。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祂使我的腳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穩行在高處。」[6] 因他確信在患難中依舊有神的同在。

今日世人的地位和以色列人不同，各類的疫症或許出於自然災害，並非神特殊的懲罰。即使如此，神容許天災對人類構成威脅，乃是要人認清自己的有限與軟弱，以便悔改而歸向祂。



目前SARS奪命的威力並不高，[4] 或許不久之後疫情會平息，但是按照聖經來看，末世的各樣災難中，瘟疫也是其中之一，[5] 意料不到的病症肯定還會爆發。當瘟疫流行時，神的兒女大可不必恐慌，因為我們知道，在危機四伏中神仍然掌權；我們所需要的是更加謙卑的來尋求祂的面。我們深信，祂總是懷著賜福的意念，在患難中有憐憫，在煉淨中有寶貴的祝福。

註：1. 參利未記中各項飲食與衛生的規定。 2. 民數記十六41-50。 3. 民數記二十五1-9。 4. 最近的英國醫學刊物報導，愛滋病是本世紀最嚴重的傳染病，目前感染病毒的四千萬人中，大部份將因得不到藥物而死去。 5. 路加福音二十一11；啓示錄六8。 6. 哈巴谷書三17-19。



## SARS陰影下的省思

蘇卿

「神……臨到，祂的榮光遮蔽諸天，頌讚充滿大地。  
……在祂前面有瘟疫流行，在祂腳下有熱症發出。……」

(哈巴谷書三3~5)

本期出刊正逢人人聞SARS變色之時，自三月12日世界衛生組織發出全球警報以來，報上每天都以大標題報導當日各地的死亡及感染人數。在華人中間驚懼的程度尤甚，因目前出現病例的各國中，密度最高的即是香港、新加坡、廣州、北京、多倫多等華人城市。這波疫情不僅危及病人，甚至對全球的經濟也造成打擊，疫區百業蕭條自不用說，航空業連帶遭殃，亞洲的金融與國際貿易也倍受影響。

世衛十國十三個研究室、連同香港的科學家不眠不休的研究，終於在四月十五日公布，病因確定為一種冠狀病毒，並且預估數週內即可研發出檢測方法。不過，原來只影響動物的SARS病毒，究竟是如何轉而襲擊人類，如今仍是個謎；而對於SARS感染者患前與患後的傳染可能性，研究人員亦尚無法確定；至於藥物的研製，則可能還需數月到逾年之久。因此，SARS的恐懼可能短時間內無法消除。(續25頁)

### 恩福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P O Box 11066  
Torrance, CA, 90510-1066  
U.S.A.  
Tel/Fax: 310-533-4012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MONTEREY PARK  
CA  
PERMIT NO. 70